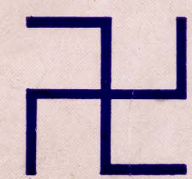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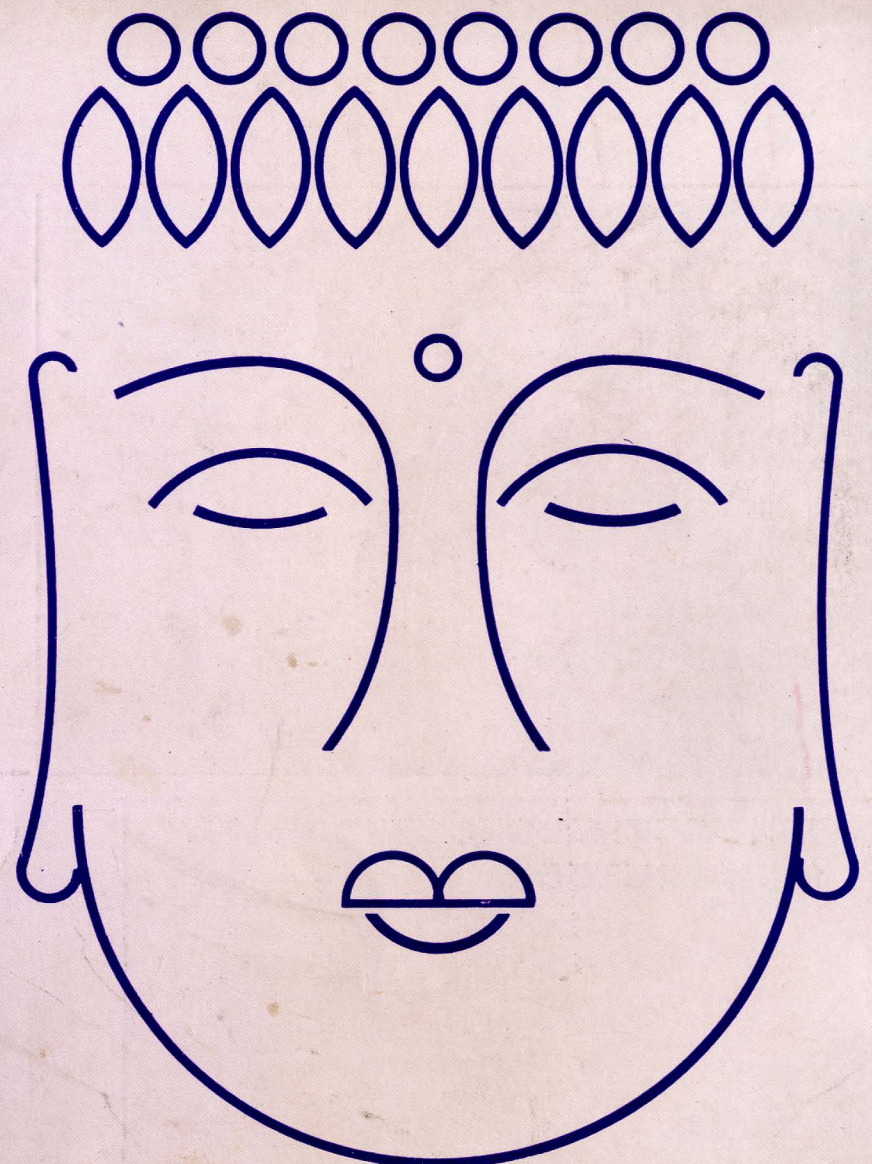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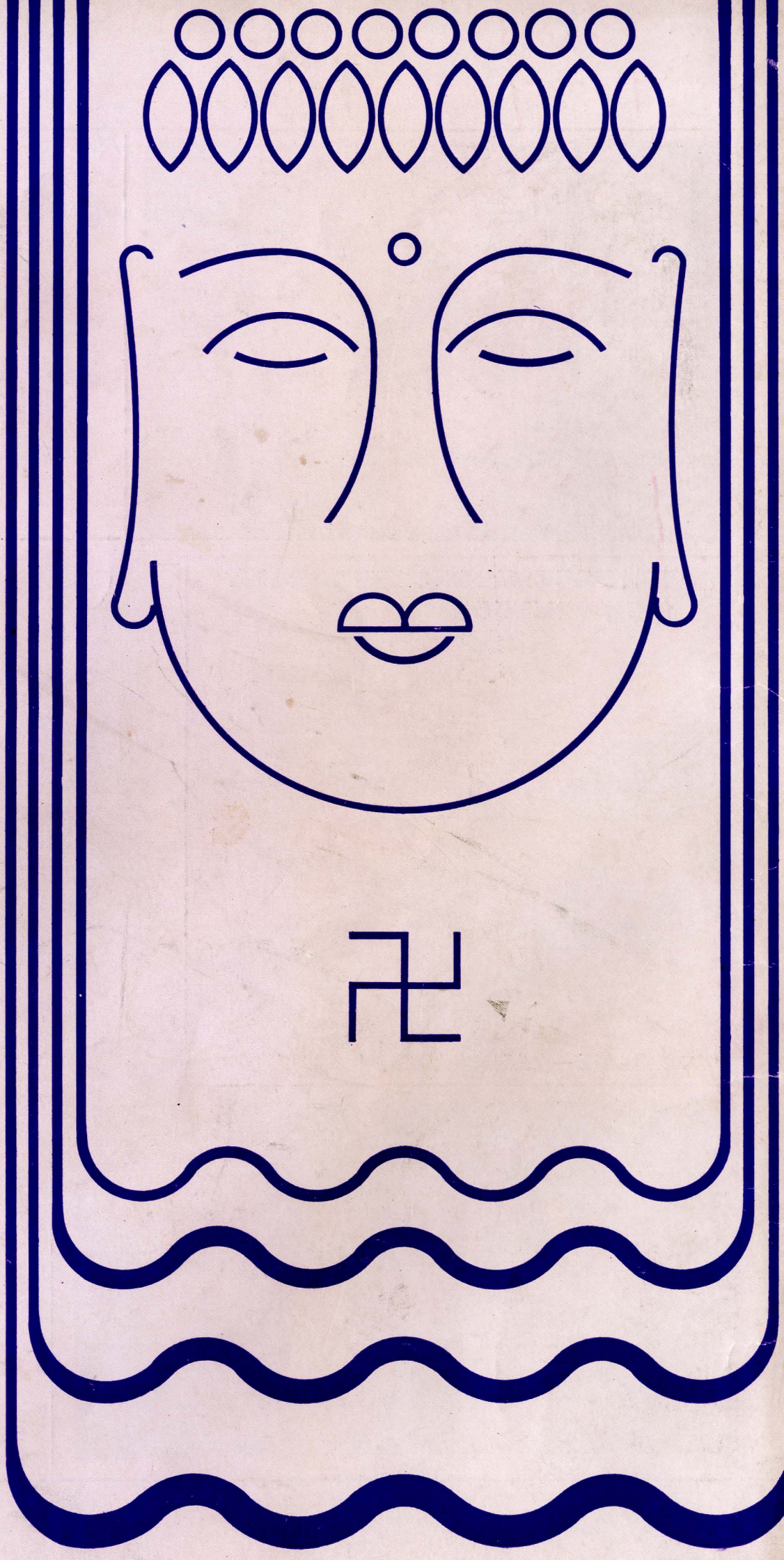


内明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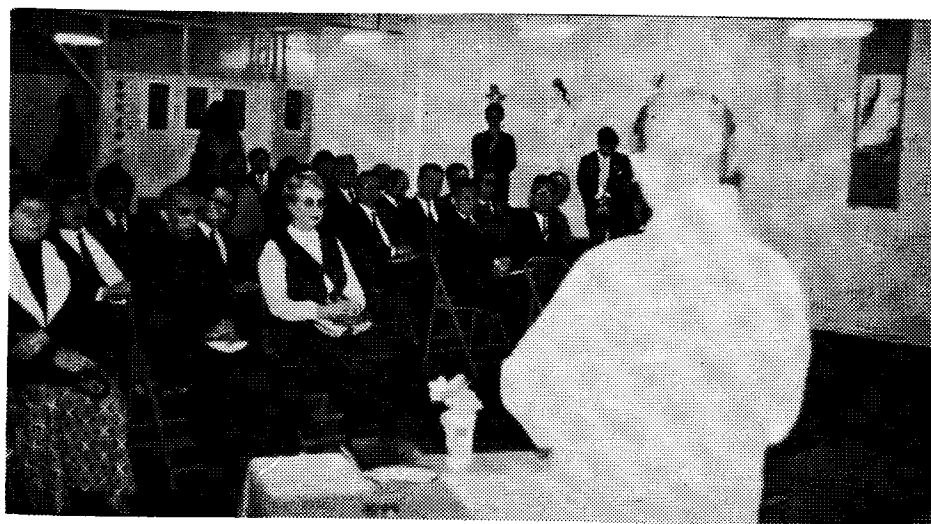


台灣曉雲法師宏法 澳洲雪梨盛況

△雪梨中華佛學研究社佛堂供奉之佛像乃曉雲法師與台灣蓮華學佛園同學敬繪



▽曉雲法師第一次公開講座之歡迎會上之各界人士



曉雲法師向信眾開示情形
及蓮華學佛院之手經理、圖為
置皆來自台灣佛教文化研究所
△澳洲第一所中國大乘佛堂的佈

目 錄

曉雲法師宏法澳洲圖片	澳洲佛學社提供	2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趙亮杰	4
梁武帝時佛學論爭	梁永康	7
真理的語言	淨海譯	9
血書般若心經考	惟誠	11
清道夫的煩惱	會機	12
佛化家庭	遠度	14
論青年學佛的利益	李正藝	43
掃蕩思想逆流	白志忠	24
章學誠和文史通義	黃錦鉉	26
管子思想概說	思真	32
研究工作的新開展	張其昀	41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九)	慧光居士	21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七)	聖印	15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五)	寬如、榮	18
我是拾荒人	胡猛浪	36
學禪室隨筆	姜渭水	42
如何繙譯佛經	雷晶磊譯	44
內明詩壇	詹勵吾等	45
青年園地	麥惠娟等	46
宗教是否會滅亡論	黃詩琪	49
我皈依了三寶	徐美娥	50
我的志願	韓堯森	51
內明通訊	演培等	52
教界簡訊	本社	54

社 長 釋 敏 智
 督 印 人 釋 洗 塵
 發 行 人 釋 金 山
 編 輯 本 刊 編 委 會
 出 版 者 內 明 雜 誌 社
 藝 術 設 計 佛 院 藝 術 系

本 刊 流 通 處

- 一、星加坡南洋佛學書局隆根法師
- 二、菲律賓賓大 大乘信願寺
- 三、加拿大誠祥法師
- 四、美國佛教會樂渡、達成法師
- 五、台北新店佛聲法師
- 六、日本蓮心院清度法師
- 七、印度黃梅侗居士
- 八、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
- 九、香港佛經流通處

香港北角英皇道390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

佛元2516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12月8日出版
 西元一九七二年
 社址：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176號
 承印：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5-711654

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

趙亮杰

一、值得欣慰的一面

記得在十餘年前，我曾經爲某獎學基金會，做過爲期不算短的評審委員，那時候，大多數大專學生，對佛學是陌生的，不但未諳佛理，且國文程度較差，有些文章辭不達意，看起來，不知云何？左挑右選，選幾篇比較好一點的，還得大刀闊斧的「修理」一番，才能發表出去；這十幾年的時間，經各大德不斷的耕耘，如舉辦夏令營，佛學講座，贈送佛書佛刊等，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大專學校，各科系的同學，風起雲湧，掀起研究佛學的浪潮，他們不但對佛學有了高深的認識，連帶而起的對東方文化也有了興趣，因之國文程度也提高了！

去年秋，續明法師獎學基金會，聘余爲評審委員，當時因業障引起的情緒問題，起了佛子行菩薩道所不應有的倦意，若非該會秘書法振法師的皮球攻勢，我幾乎就要僵住了！不料接到手裏開卷一看，使

我大吃一驚，真是「士隔三日，刮目相看」！近幾年來大專同學對佛學的造詣，真可說是一鳴驚人！原來僵住了的一顆心，經過法振法師的皮球運動，始有微波蕩漾，懶洋洋的翻開了卷子，至此如同打了一針興奮劑，馬上活躍起來，一口氣看了好幾篇，雖不能說盡善盡美，的確文情並茂！這真是十年以前領導學生走，十年以後跟着學生跑；就是說，十年以前，隨着我們的意思給學生修改文章，十年以後，隨着學生的意思給他（她）修整脚步。續師基金會所發表的論文，都是同學們的本來面目，並未多大修改，這都是教內各大德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創造出來的成果，若再以有效的獎學方法（鼓勵優秀，不要變成救濟）運用獎學金，則不但發揚佛教，整個的東方文化精神，可以連帶復興矣！

二、值得警惕的一面

現在佛教有兩個主流，在那裏動蕩，一個是南傳佛教，一個是日本佛教，中國

佛教介乎其間，在兩大主流中浮動着；這兩個主流可能我們都看不好，可是我們却起不了領導作用，最後的箭頭，還是要導向兩個主流之一。

依我看來，中國佛教南傳化是不可能，日本化却有這種趨勢，這不見得是日本影響了中國，乃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何以故？在這二十世紀學術最發達的今天，凡是文明國家和社會，無不注重學術，凡被擯棄於學術以外的東西，大家都視爲落伍或迷信；佛法，有「教法」亦有「證法」；「教法」即教學方法，亦即通常稱之曰「佛學」，「證法」即如來親證之「菩提涅槃」，號曰「如來法身」；「證法」不可說，不可示，如來以大慈方便故，依于「證法」敷演「教法」，無不「如事如理」，「惟妙惟肖」！故此「教法」含有二義，一者破，二者顯；破者，破衆生之妄執（邪見），顯者，顯如來之法身（真理）；故此「教法」——佛學含有世間無比之學術價值，此固爲學術界所希求，我們也

盡可能讓它擠進學術之林；所以者何？一者，在這學術發達的今矢，凡是希有珍品，你想掩蓋也掩蓋不住；二者，我們也怕被擯棄被淘汰愧對釋迦牟尼佛；這是今天大專同學之「佛學潮」之所由興也。

可是如來「教法」擠進了文壇，如果我們掌握不住，則光開花不結果，佛學存，佛教亡矣！何以故？站在純學術觀點來看，是沒有宗教信仰的；研究學術的人，頭腦是機械化的，它把一切的一切，都看成一種交易行為，他若化代價，他說我代價得來的；他若不化代價，他說「你是利用我；我被你利用，當然我也得有點收穫。如同我們看電視一樣，電視公司爲什麼化費很大的成本，播節目給我們看呢？因爲他利用我們看電視他好作廣告；所以我們光看電視也不感謝電視公司，而且電視公司還怕我們不看，每到劇終，他還要「謝謝各位收看。」爲什麼？這是一種交易行為，我們雖然沒有付出代價，但由於好看電視，却被人利用了。若以純學術觀點從事佛學研究，其思想和人生觀，亦復如是；所以他們沒有感情。宗教（指佛教）信仰，是一種高度的智慧和感情的結晶，譬如說：「無量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沒有高度的智慧，怎知其「甚深微妙」？沒有純真的感情，怎會讚「萬劫難遇」？又諸佛子，應當「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報恩」和「濟苦」都是純真的感情；沒有感情的人，向誰報恩？爲誰濟苦？沒有感情的人，儘管學富

圖書館，不會發菩提心，也不會行菩薩道；在世上講，這種人對國家社會沒有抱負！所以者何？所謂「抱負」者，也是理智與感情的結晶品。

是故菩薩者，大覺有情也，以其有冷清清的頭腦！熱烈的心腸！才能「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是心腸冷冰冰！頭腦熱烘烘！連個阿羅漢也修不成，何以故？阿羅漢雖然心腸不熱，頭腦還冷（不在世上湊熱鬧）；若心冷頭熱，儘管在學術上用功，就算包羅萬象，礙難致用也！

古人言「政」不言「治」，其言「政」也，「治」在其中。哀公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到了人人皆正的時候，不治而治也。今人政治兼稱，而其重點，言治不言政也：故政治變成了爭權奪利和有權階級的御用工具，故一提到政治，大家就意味着是一種手段，却不了知柱子不正梁也歪，再有手段也正不過來。

古人言「學」不言「術」，其言「學」也，「術」在其中。何以故？夫「學」者，承上啓下以致用也；致用之道即「術」也。今人學術兼稱，而其重點言術不言學也；所以者何？若從「學」言，則學在師後，應稱弟子，復飲水思源，當報師恩！若從「術」言，則青出于藍而勝於藍；若老、莊，若孔、孟，若釋迦，若康德，若柏拉圖，都是獨門獨戶的，今之學者，爲求其博也，老、莊、孔、孟，一把抓！另外配合釋迦牟尼佛，還有西哲康德，柏

拉圖，吹着卡笛兒，可謂中西學術匯通，豈不是青出于藍而勝於藍乎？那一家能配作其老師呢？則兒子長大了，老子該死，這是必然的道理，知誰之恩？報誰之德呢？其實這不過竊其術而遺其學，取各家之皮毛，縫合起來，作爲自己的東西，是爲創造自己，「竊法自肥」者也；所以抱這種觀念的人，除了博士學位以外，對誰也不信仰，對誰也無情感，若說「度衆生」，拯救國家民族，在他們看來，那是美麗的謊言，否則，便是傻瓜！若說聞法領悟，涕淚悲泣！或手舞足蹈！唱出「無量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他們說，那是神經病！這也難怪！因爲他們讀書，是廣泛的積累知識，即吾所謂「竊其術」也，永遠打不開智慧的泉源，所以他們也沒有這種領悟的境界，也生不起大乘正信，也不會歸依三寶，更談不到續佛慧命了！

何者爲學？學者覺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以覺續覺，猶如以燈傳燈也；已續者名覺（達無學位），未續者名學（居有學位）；如此焉有不報師恩者乎？焉有不起正信者乎？術者，以覺續覺之方法而已，手段而已；若僅學其方法與手段，作爲文字上的遊戲與批評，以顯其博，而不求覺源，則其「術」有何價值可說乎？老子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昔年讀此，百思不得其解，吾今而後知其言之不謬也！楞嚴經曰：「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此責阿難博學多聞之過失也！諸佛所說，尚且不貴多聞，何況老、

莊、孔、孟、康德、柏拉圖乎？此即今之學術界之所以爲學術界；吾等佛子，若站不住脚，輕自重他，也擠進去趕時髦，湊熱鬧！度不了衆生，反被衆生度了去，則佛學與佛教亡！是可懼也！非可喜也！若其如此，還不如關上廟門唸我們自己的經；此情此景，願各大德有所驚惕！

二、癥結所在

「佛學興，佛教亡」的悲劇，可能大家還不能深切體會，認爲怪事！我再說個譬喻，大家容易體會出來，我們以佛學喻三民主義，以佛教喻國民黨，假若世界上沒有國民黨，三民主義在學術界照樣佔一席之地，研究三民主義的人，也不見得能發心作一個國民黨員；學術界的人自古以來，大致如此；他們讀書，是積累知識，增長見聞，作爲教學的資本，而其讀書的態度，如同看戲一樣，什麼戲都看，什麼脚色也不做；也如同到動物園去看猴子，他們只是研究研究猴子的品種，觀察猴子的個性與動態，作爲講學的資料，決無意來變猴子；因爲他們這樣讀書範圍廣，否則，範圍狹，譬如喜歡關公者，不喜歡曹操，他們關公曹操都研究，關公曹操都不作；他們是說教家，不是實行家，自古如此，而今尤然！按理說，佛教徒和國民黨員，不僅是說教家，也應是實行家；若不能實行，擠進文壇，委之于學術界，則亡矣！是故佛子應當莊敬自強以自警，堵絕日本佛教之流弊也。

（上接第14頁）

一位是老翁，一對夫婦，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可是這對夫婦太過放肆，每餐吃飯時，將一個木碗裝飯加點菜令乃父在屋角來自己吃，他們夫婦和愛兒共餐，時間久了，這個小孩子有一天拿了一塊木頭用把小刀亂削亂刮，乃父見之問曰：爾削刮這個木頭幹甚麼？孩子說：我要把它做個木碗，等爸爸將來老了，可以盛飯給爸爸在屋角自己去吃。做父親的一聽如雷霹靂，似電觸身的一驚，經這一次受兒子的教訓，從此每餐吃飯時必恭請其老父共同進食。我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諒大家必能體會這個意思。因此大家應該先來做個好榜樣給下一輩的子女來追隨。學校方面的教誡全靠老師，爲人師表，則應盡責來教導學生，諄諄善誘，若是敷衍塞責誤人子弟其過失大矣。

這一段談論教育重要點，我想大家都明白。要怎樣成爲一個行爲善良端正的父母，請大家自我檢討時刻糾正自己的行爲，然後自然能教出一些好兒女來。要以佛法來感化家庭一切的眷屬，也是首先要由自己做個虔誠的佛教徒，革除一切不良的習慣，嚴守五戒，天天要注意，有不如法的即要改正。博地凡夫，誰人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凡夫的道心是容易退步，也容易進步，我們時要鞭策。佛化主要的是每天限定早晚功課，若是爲了謀生工作，時間不許可的改作每天早晨十念法來修持，最爲簡便，風雨無間，養成鋼鐵一般的堅固，才不愧稱爲佛教的信徒。人生於世不過數十寒暑，光陰是很短促的，因此大家除了謀生、服務、工作之外就要加倍努力來研究佛學，稍有暇時，口意則不斷的念「阿彌陀佛」，如斯長遠下去，就能成爲一個真正標準的佛教徒，使家裏一切內外眷屬也跟着我們學佛的好習慣，到此地步就實現佛化家庭。推行佛化是爲佛教奠定堅固的基礎，使佛教永遠興旺，使佛日遍照世界。

（上接第25頁）

總之，今天紛歧錯雜的謬誤思想，偏頗邪惡的詭辯思想，麻醉、毒化青年的思想、生活、行爲，已到空前嚴重的階級，我們要予以大力的，無情的澄清、摧毀、掃蕩。我們要：以慈悲代替殘暴；以合作代替鬥爭；以友愛代替憎恨；以智慧代替愚蠢；以博學代替盲目；以和祥代替暴戾；以王道代替霸道；以實幹代替取巧；以負責代替敷衍；以迅速代替遲緩；以忠誠代替虛偽；以忍耐代替浮囂；以樂觀代替悲觀；以勇敢代替懦弱；以進步代替落伍；以文明代替野蠻。此外，在任何時空，發言立論，實際工作，要心地光明，本公誠正態度，以服務社會人羣，美好世界的正確目標，宏遠理想，爲努力的準則。

今天我想趁這個機會提出來討論研究的問題：一爲考試的命題、評分、登分如何改善？二爲應屆畢業生如何輔導升學就業？三爲實驗室之運用管理問題。四爲如何響應政府清潔香港問題。五爲學生之平時習作問題。上述問題，請各位老師多提寶貴意見，俾作出有效之改進方案，以提高教育效能。

梁武帝時之佛學論爭

梁永康

佛法之信受奉行，至梁代而臻於大盛矣。梁武帝（蕭衍）以萬乘之專，爲毘尼之行，齋僧造寺，講纂羣經，梯航萬里，接天竺之高賢。廣被仁風，傳德化於蜀粵，僧尼十萬，闢清涼之境界。

梵剎隆侈，盡金碧莊嚴。既舉國以同遵，亦垂訓於後嗣。恭敬三寶，同泰捨身。守律不忘，持於困厄。稽諸典籍，千古一人。高臥淨居（殿名），以身殉教。論者每謂其卒於侯景之亂，若有憾焉；毀佛之流，亦輒引此以爲藉口，此則全以世俗之眼光評定，非可以加諸深入經藏之武帝也。夫成住壞空，歷劫靡常。大地山河，悉爲幻象。况學佛之目的，所修者福慧耳！揆諸武帝之行事，福慧已備，若謂武帝不得善終，亦猶謂釋迦牟尼佛不宜寂於娑羅樹下也。而况其德澤綿遠，子多爲帝（三子簡文帝蕭綱，七子元帝蕭繹）；即近代高僧虛雲上人，亦系出蘭陵，爲武帝之後（見年譜首頁）。孰謂善人報惡也哉！矧數千年來帝王多矣，而能留名於後世如武帝者寥寥無幾人，是則歷朝君主之登殿乾坤，丸泥世界，鐵鑄銅鑄，終成畫餅！以與武帝比觀，孰敗孰成？青史無私，自堪作鑑。

梁武帝爲南朝帝王中之最重視佛教者，在位四十八年悉以佛化治其國，當其捨道歸佛時，率二萬餘人，於重雲殿中舉行儀式。爲發願文曰：「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行經教，化度含識，同其成佛」。其願也宏矣！是時京內寺刹，多至七百，高僧雲集，講筵大啓，聽者如林，復於同泰寺數度捨身，以敬三寶，又於宮內設華林園爲講經之所。當其從草堂寺之慧約受菩薩戒也，自皇太子以下受戒者達四萬餘人。自製斷酒肉文。宗廟祭祀，只用蔬果，慎於刑獄，常行大赦。仁風廣被達於西蜀、東浙、南粵。長子統——即文學要籍昭明文選編纂人——亦崇敬三寶，遍覽羣經，禮致名僧，深研佛法，現金剛經之分三十二分相傳亦出於其手。第三子剛，（簡文帝），文采絢麗，其著作亦旨多弘法，現尚流佈文苑之六朝文絜（卷十一）亦載有所作「相官寺碑

」。融佛理於駢儷文中化裁之妙，堪歎觀止。第七子繹（元帝）更深崇法華、成實。一門奉佛，造極登峯。

佛法重乎解行並進，武帝固爲宗教之實行者，然深重涅槃之學，並作疏自講，僧中之出入宮庭與帝共研佛法者如法雲、僧祐、寶唱、等均蓄德能文，各有述作以名於世。而武帝之學說今仍可稽諸於弘明集之立神明成佛性義化及廣弘明集之淨業賦中，其要旨則在證人之可以成佛也。而是時經籍之整理與纂集，亦復繁頤學術風氣，蔚然稱盛。

在舉國滔滔，惟佛是崇之時，亦有昧於釋迦教理起而反對者，約有二派，（一）朝上論爭派；（二）民間論爭派，雖以帝王之尊，萬鈞之力，仍需廣爲開導，方克闡明真理，今記之者一以見弘法不易，歷代皆然。一以彰武帝之堅定不移，悉力以行其志。（一）朝上論爭派如郭祖深與魏，上疏中有：「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之句」。又荀濟亦上書武帝排斥佛法，言甚詳盡，其所持之理，後世反佛者未能越此，（見廣弘明集中）。（二）民間論爭派，最著者爲范縝神滅論，縝本與武帝有舊，帝即位後令臣下答范論。

答者六十四人，可見其影響之大。弘明集中所載非難神滅論者甚多，然以蕭琛（梁蘭陵人，字彥瑜）所作「難神滅論」之論爭攻擊，最爲有力，辭鋒銳利，旗鼓相當，如將二者原文比對而觀，則自覺真理愈辯而愈出，茲特選錄片段如左：

神滅論——范縝（其一）

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

異』。

難神滅論——蕭琛（其一）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舉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悟，昏故以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勃，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或理所不容，或先覺未兆，或假借象類，或即事所無，或乍驗乍否。此留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觀。雖後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言也。』

神滅論——范縝（其二）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衰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也？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己，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然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乎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壘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

；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神滅論——蕭琛（其二）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畧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只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衿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材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瞽俗士，見寒者不施諸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眄，祭祀廢而弗修，良繪碎於刹上，丹金糜於塔下，而謂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計，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計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此正覺，是忿風濤而毀丹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儔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於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尙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以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衛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鑿彼流宕，疊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極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下轉第20頁）』



第七章 應受供養者

註：這一章名「阿羅漢」(Arhant)，斷除一切煩惱，稱之為阿羅漢。又因阿羅漢滅盡一切煩惱，成為出世的聖者，所以應受人天的禮敬供養。

九〇

旅程已盡①，離去憂患，
成爲自由，
斷除一切束縛的人，
沒有苦惱。

①俗世生死輪迴的旅程已盡。

九一

憶念出家，
不喜住家①；
如鵝鳥離泥沼，
棄捨牠們的窩巢。

①住家：住生死輪迴界。



淨海譯註

九二

沒有蓄積，
飲食知量。

(得)空、無相、
解脫的境界①，
這人的道跡難追尋②，
如鳥飛行空中(無足跡)。

①空：一切因緣所生物，沒有實體，悟證是空
無相：有相的東西爲因緣所生，真理和涅槃
絕離衆相。

解脫：解脫一切煩惱的束縛。
②涅槃的境界，不是凡夫俗子所可了知的。

九三

煩惱已經滅盡，
不貪婪飲食。
(得)空、無相、
解脫的境界，
這人的道跡難追尋，
如鳥飛行空中(無足跡)。

九四

抑制各種感覺器官，
如御者馴服馬，
棄慢心，滅除煩惱的人，
爲諸天神所敬慕。

九五

等如大地無障礙，
譬喻帝釋的門闕①，
像無淤泥(清澈)的湖沼，
這樣的人無輪迴。

①這首偈的前兩句，依原文直譯，譬喻的意義是「行忍不怒」。請比較下面兩偈的古譯：
1. 不怒如地，不動如山，真人無垢，生死世絕(法句經羅漢品六)。2. 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闕，淨如水無垢，生盡無彼受(同上經泥洹品二四)。那羅陀 Narada 這首偈的英譯前兩句爲：'Like a earth, the steadfast and cultured person resents not; he is an Indakhila.'

心意安靜，
言語、行動也安靜，
由正智而解脫，
是獲得安隱的人。

九七

不妄信，知無爲①，
斷繫縛，斥誘惑②，
捨棄欲望的人
眞實是最上的人。

①akata無作、無爲、即涅槃。

②原義爲「失去機會」即失去作善惡的機會。

Narada 譯爲“Who has put an end to occasion (of good and evil)”荻原雲來譯
「爲斥誘惑」(日文)。

九八

不論在村落，在林野，
在平地，在高山，
那裏有受禮敬供養者住，
那就是快樂的土地。

九九

歡喜林野①。
這是世人所不歡喜之處；
離欲的人歡喜這(地方)。
因他們②不貪求愛欲。

①aranna阿蘭若，閑靜處。

②指應受禮敬供奉的阿羅漢。

第八章 千數

一〇〇

雖然讀誦千言，
若是無義語，
不如一有義語①，
聽後得到安靜。

① artha 義、利益、道理、意思。所以有時譯爲「義」，有時譯爲「益」。

一〇一

雖然讀誦千首偈，
若是無義語，
不如一首有義語，
聽後得到安靜。

一〇二

雖然讀誦百首偈，
若是無義語，
不如一首(有義)偈語①，
聽後得到安靜。

①Gathapada 譯爲偈語，但有版本則爲 dh-
ammapada 譯爲法句。或眞理的語言。

一〇三

在戰場上，
能戰勝百萬人；
不如戰勝自己，
實是最上的戰勝者。

一〇四

戰勝自己，
實比戰勝於他人；
抑制自己，
是常節制行爲的人。

一〇五

天神、音樂神①，
惡魔、梵天②，
都不能戰勝，
能戰勝自己的人③。

①gandhabba 乾達婆，音樂神。

②Brahma 梵天，婆羅門教造物主的神。

③這首偈的最後兩句原義爲：像這類人的勝利，不能打破(自勝的人)。請比較古譯「雖曰尊天，神、魔、梵釋，皆莫能勝，自勝之人。」(法句經述千品六)

一〇六

雖然月月千回祭祀①
(經過)一百年；
不如一瞬間，
供養一有修己的人，
這種供養，
勝過一百年的祭祀。

①至神祠，神廟獻供犧牲。

一〇七

如人在林中奉事火神①
雖然(經過)一百年；
不如一瞬間，
供養一有修己的人；
這種供養，
勝過一百年的祭祀。

① Agni 阿那(尼)，火神。古印度有一種祭火教徒，投供物於火，烟薰上界達天上的神邊，並在火的周圍跪拜，這就是供神的儀式。

血書般若心經考

台北慈航中學 ● 惟誠

余性喜塗鴉，對書畫、碑帖、石器等之蒐藏尤感濃厚興趣，每得之，則如獲至寶，愛不忍釋，嘗以此爲自娛。

於吾所藏之百餘件名家墨寶中，最值一提者，當推血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全文一卷，係用橫式畫紙，豎寫而成，幅度橫爲一一七·二公分，直爲三十九公分，全文共三八〇字（經文二七六字，願文一〇四字），每字大小，約爲一寸見許。

余原藏有兩幅此種心經，因不忍獨賞，故特將另一幅橫爲六十二公分，直三十八公分者，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入藏，公諸士林，以供雅賞。

血書寫經，溯其淵源，乃據佛經典籍之記載而來，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有：「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布施，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之記載。中華大典之「印光法師文鈔」一書，上冊「與佛學報館書（節錄）」文中亦有：「大覺世尊，于無量劫，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以髓爲水，流通常住法寶，普度一切衆生。」之記載（其它典籍亦有記載，限於篇幅，僅畧舉一二）。

據印光法師文鈔「復弘一師書一」中載：「刺血寫經，有專用血寫者，有合金合硃合墨者。合金一事，非吾人力所能爲，憨山大師寫經，係皇太后供給紙與金耳。金書之紙須用藍色方顯，白紙則不顯。卽藍紙金字，亦不如白紙墨字及硃字之明了。若合金硃墨等，則血但少許，以表其志誠心。如憨山於五台妙德菴，刺舌血研金，寫華嚴經。妙峯日刺舌血爲二分，一分研金書華嚴經，一分著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麗南湖奇禪師，見藕益彌陀

要解，欲廣流通，刺舌血研墨寫要解，用作刻板底樣刻之。冀此書徧法界，盡來際，以流通耳。其寫一字，禮三拜，繞三匝，稱十二聲佛名。可謂見識超拔，修持專摯者也。此三老之刺舌血，當不須另行作法，刺出卽研金硃墨而寫之便了。若專用血寫，刺時先須接於小碗中，用長針儘力周匝攪之，以去其筋。則血不糊筆方可隨意書寫。若不抽筋，則筆被血筋縛住，不能寫矣。古有刺血寫華嚴，以血筋日堆塑成佛像，有一寸餘之高者。又血性清淡，著紙卽散，了無筆畫，成一血團。其紙必先用白礬礬過，方可用，礬過之紙不滲，最省血。古人刺血，或舌或指，或臂或胸前，亦不一定，若身則自心以下，斷不可用，若用則獲罪不淺。又將欲刺血，先幾日卽須減食鹽，及大料調和等，若不先戒食此等，則其血腥臊，若先戒食此等，則血便無濁氣。又寫經不同寫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寫經，宜如進士寫策，一筆不容苟簡，其體必須依正式體。」由此觀之，血書寫經，實非易事。

今吾所藏之純血書，乃華能大師刺血，義才法師所書。排行橫直整齊，筆畫調勻工整，字字勁弩蒼藤，筆筆神韻秀雅，堪稱藝林瓊寶，罕世珍品。

華能大師刺血所成之血書甚多，據其願文所載，共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心經二百四十卷。余所藏者，僅爲其間之部分而已！吾一同道處亦存有一卷，雖已殘缺，然亦吉光片羽，不失其貴。其餘之部份流落何處？則不得而知矣。其何以有如此多之血供給寫經，誠不可思議之事也。

華能、義才二師，據傳爲天順年間之人物，曾駐錫福建鼓山湧泉禪寺，由於缺乏詳細資料，故有待考證，如有識者能賜知其詳傳或提供資料時，當所感激！



清道夫的煩惱

能仁學院會 機

——兼評任不名「衆生有日都成佛」

清潔香港運動展開了，到處孳生，擾害市民健康，妨礙觀瞻的蠅搔蟲，已無藏身之地，「東方之珠」的美譽，又逐漸復甦了。這是香港政府一項有意義的良法美行，值得大家讚賞鼓舞的。

社會的秩序，環境的衛生，需要生活在社會裏的每一個人，都有基本的公德心與責任感，始能妥善維持下去。爲了個人的身體健康，宜注重生理的衛生；爲了社會羣衆的安全與幸福，除了重視治安而外，環境的清潔，當然也是不可忽畧的。

亂拋蠅搔，自甘做個蠅搔蟲，破壞市容，損害公衆健康的，即是自侮人格，廣招衆憎的社會罪人，這種損人而不利己的蠢事，是任何具有理性的動物——人——所不屑爲的。

蠅搔，有有形的，有無形的；有個人的，有家庭的；有社會的，也有國家、世界的。有形的人人共見共曉，如破紙、爛菓皮等；無形的，如人與人間的勾心鬥角，貪官污吏的舞弊徇私，以及鼓吹瘋狂、暴力、色情，促使人們走向毀滅的，反理性的種種邪說。乃至現實生活中一切蓬頭垢面，驚世駭俗，一切只在害人害己的各種邪行邪事，總之只要是有損人類健康生活者，通通無一而非蠅搔。目前的清潔運動，是初步的、起碼的，屬於有形的，倘能以此爲基礎，逐步擴充，由有形而無形，由個人而社會，乃至普及於全世界，這才是真正徹底的清潔運動，這才可望達到個人幸福、社會進步、世界永久和平的偉大目的。

不幸得很，這個社會裏，缺乏公德心的人太多，亂拋蠅搔的人到處都是，清道夫雇的再多也沒用；正本清源，就唯有發揮公德心，人人自律，個個都成了清道夫（清潔運動，即是呼籲全體市民負起清道夫的責任。）的確，香港經過數月來的清潔運動，比起過去蠅搔滿堆，臭氣冲天的情況，已大爲改觀了。但是、瘋狂、暴力、色情，和那些以「言論自由」爲護符的無聊文人的各

色邪說，迄今仍是我行我素，橫議無端，而爲衆所無可如何的。上（十一）月二日星島晚報副刊，「閒花集」的專欄作家任不名先生，以「衆生有日都成佛」爲題，宣洩他滿腹的牢騷，並且引經據典，發表了一些詆毀佛教，歪曲教義的言論。中國社會的許多所謂知識份子，由於不明佛法真義，在言談、寫文、講學，偶爾涉及佛學問題如四大皆空，六根清淨，肉身成佛等術語時，往往會以輕率的態度，去望文生義，亂解一通，甚至存心不善，妄評佛意。任不名之文正屬此類，倒也無足多怪。

我不擅長寫文章。用語言文字來表情達意，而能曲盡其妙的文藝作品，是供人欣賞，無實用目的的，這類的文藝，我從未寫過。學術性、研究性的論文，必須閱讀許多大作者，名教授的著述，搜集一大堆資料，加以引證整理、分析、綜合、研究、評述，而後加入自己的見地，始能成爲一篇稍有份量的文章。對於一個在校學生，課業繁忙，體弱多病如我者，實無力也無暇爲此。雖然過去也曾經在佛刊發表過幾篇零散文章，但那是消遣性，應付性，幾乎每篇都不會下過功夫，所以也很少署自己真名的。

近日擬寫一文爲「內明」補白，但苦無適切題材，讀星晚閒花集，引起我的靈感，又恰巧學校考試，規定交文代卷。就以此因緣，我願本「菩薩聞外道惡人，以惡言謗佛音聲，如三百矛刺心，千刃萬杖拍其身，等無有異」的護教精神，草成本篇，藉向讀者諸君請教。

任先生大文說：當他正在沉思，爲他的閒花集起腹稿時，忽然被木魚聲打斷他的思路；正如一個正在甜睡編織他的美夢之際，被人驚醒，大發雷霆，居然視木魚聲爲對他的自由的侵犯，乃至進而遷怒於佛教——這思路實在太奇怪了！如以爲那位隣居佛徒，妨害你的自由，破壞你的寧靜，儘可以循法律途徑，控告他

呀！又關佛教什麼事呢？

佛教是虛無主義嗎？「六根清淨」是什麼？何謂「成佛」？他引六祖慧能的偈頌「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證明慧能已入於「虛無」境界，所以五祖弘忍才把衣鉢傳給慧能。並進而推論「這個「虛無」的境界，是用純主觀來構成的，有了純主觀，就會否定一切客觀存在，不但沒有菩提樹，沒有明鏡台，而且沒有了自己。」本來這種純屬臆測的論斷，是不值得一駁的。但這是有關佛法根本思想的問題，為維護真理分辨邪正，免使魚目混珠，實有澄清的必要。

任君誤認佛法是「虛無」論，大概是由空的哲學而來。常人稱佛門為空門，出家學佛即是看破紅塵，遁入空門。其實，把「空」當成「虛無」乃屬「頑空」「惡取空」「邪空」，非佛法「空」的真義。「空」，依「緣起」而建立，因宇宙人生的一切現象，都是因緣而生起，假條件因素而構成。在這一基本原則下，現象界的一切，都不是自有，自成，自體存在的，所以名之為「空」。「空」與「有」，在佛法中不是對立的，隔絕的；有它相容，相通的意思存在。「有」是條件關係的存在，現象界有形，無形之物，都是「緣起」存在的如幻「有」；推究其常恒性，獨一性，實在性不可得，故稱之為「空」。在「緣起」如幻「有」的理則下，菩提樹是有，明鏡台是有，自己是有，客觀存在的一切，莫不是有。反之，從諸法自性畢竟「空」的意義透視，則「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客觀存在一切是「空」，構成客觀的主觀也莫非是「空」；說「空」並不否定客觀存在的現象。原來中國佛教的禪宗，本是以四卷楞伽經印心的，五祖以後，脈絡畧有轉變，改用金剛經，高唱頓悟成佛的宗旨。金剛經，屬般若系的思想，重點在闡述諸法自性空的深義，以及菩薩莊嚴佛土，成熟衆生的大行。一個大修行者，如不能從緣起如幻的現象上，契悟自性畢竟空的深義，則不能廣度衆生，實踐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菩薩道。慧能大師的呈偈，證明他已體悟諸法本源，有資格作為五祖法嗣，承受佛陀遺法——「正法眼藏」。

其次，任君對「六根清淨」一詞的解釋真是妙極。他說「所

謂「六根清淨」，第一是眼的作用沒有了，所以有塵埃等於無塵埃；第二是耳的作用沒有了，所以有嘈聲等於無嘈聲……舉一反三，其他鼻舌身意四根，亦可以由其他刺激來使它們清淨。」這種不登大雅之堂，幼稚無知的言論，居然胆敢在銷路數十萬的大報章刊登，實在太不自量，太自愧。稍微有點佛學常識的人，誰不知「六根清淨」的意義？身為一個大作家，想寫批評佛教的文章，至少也應把佛學概論一類的典籍，拿出來翻一翻；雖不明其底蘊，也不至於錯的如此離譜！

把「六根清淨」作器官麻木，失去知覺解，真是荒天下之大謬。如是解說，那麼佛教所謂諸佛菩薩，歷代聖賢，豈不都成了一羣瞎子、聾子，毫無知覺作用的木石？曲解佛理，侮謗聖賢，莫此為甚。關於「六根清淨」的意涵，是十分容易領會的，沒有浪費筆墨，詳加申論的必要。簡言之，即從感覺（五根）到意識（意根），皆已淨化之謂——六根緣慮六塵境界，能以智慧覺照，了達其虛幻，有而非真；不為外界擾亂其心，不作煩惱奴隸；心能轉物，不為物所轉，是謂「六根清淨」。

「衆生有日都成佛」，在理論上不是不可能之事。站在大乘佛教的觀點，不論高級或低級的動物，佛性同具，機會均等，一切衆生都有成佛的可能，人人都有成佛的希望，正如儒家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之人可以為禹」。問題是人人是否能夠遵循成佛之道而行。成佛之道為何？非如任君所謂眼等，六根作用沒有了，由弧形的遞降，外在刺激不再起反應，而到達「虛無」境界。佛陀，乃是實踐自利利他的六度萬行，積集福德智慧而成就的偉大聖人。衆生依此道行，那才叫做「衆生有日都成佛」！

佛教徒一向是提倡忍辱，與世無爭的，但為真理的發揚，正法的衛護，我們不僅要效法「低眉菩薩」的慈悲心腸，同時在必要時，也應表現「怒目金剛」的無畏精神。街道的污濁，鼓吹市民尊重自己人格，不要亂拋亂擲，督令清道夫負起責任，盡力掃除；文人作家，妄發言論，破壞佛教，佛子宜團結起來，口誅筆伐，警告他們「不可亂拋亂擲」，保障民衆身心的健康。衆生幸甚，社會幸甚！

佛化家庭

度遠

講於新嘉坡居士林

林長！各位居士！各位來賓！今天蒙林長的厚敬要我來和各位談論一些佛理，這是我的第二次了。居士林是純粹虔誠的在家佛教徒，所以我今天要和各位談的題目是「佛化家庭」。

佛化家庭即是我們佛教外護的基礎，居家善信的佛教徒必須要以佛法來教化家裏的內外眷屬，建設成爲一個佛化的家庭，使大家的家庭成爲快樂的家園，把家庭建造成一個法苑，若能如是實現，即是一個美滿的佛化家庭。各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時常到佛教道場來禮佛學佛，有時還特地來代眷屬親友們發願求福，或者來代他們求消災延壽等：這是很好的，也有功德，如果大家能把聽到和學到佛法的真理，回去就應解釋給家裏人知道，也令使他們曉得怎樣自己來學佛，來修持較諸你們來代他們求福消災延壽的功德更大的。爲甚麼我們要禮佛，學佛呢？這個問題跟我們的生死是非常有關係。在人的一生中是求消災，延壽植福，等到世緣完滿，是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免再落在六道輪迴來受苦，一到了極樂世界，得與諸上善人爲伴，且享一切的法樂是我們人間無可比擬的，那真是好極了。所以我們就要虔誠的來禮佛學佛。我們不可以自己得樂爲滿足，同時要佛化我們的一切眷屬，共同來享受這無上的法樂。我看到有一般人的拜佛，其中不一定是純正的，如果是這樣的來拜佛，可說是未明白佛理，盲從瞎修，又有一些拜佛者兼拜神的，如果他們是未經三皈依者這個是可以原諒，可是一般不但已三皈依而且受了五戒，還要參加邪教迷信諸如畫符勸鬼，跳童等：。這些邪法，根本不是我們佛法的教義，所以社會人士就把這些外道邪教都推在我們的佛教身上來，就譏爲迷信真是冤枉。請大家應當要警惕，因爲這個邪正的分別，是不須要我來分析的，當各位在三皈依時，你們的皈依師父已經有

詳細的和你們說明了。皈依佛，就是依佛爲師，誓不再皈依一切天魔外道邪師邪神。皈依法，就要依法來學修，誓不再閱讀一切外道的書籍或邪典，皈依僧，就是時時要親近善知識的僧伽，誓不與外道來往，或邪教爲友。如果已經三皈依的佛教徒，就不必拜一切的神教，在我們佛教徒，應擯去一切不如法的，迷信的，邪教的，才是真正的佛教徒，才能真正負起如來的家務，這些邪正理論，請大家切切的注意，在我們中國人的一些風俗，造成了習慣，俗語說得好「見佛不肯拜見鬼便磕頭」又有一般人，把拜佛叫做「拜神」連神佛都弄不清楚，這真是笑話。

談到佛教的基礎堅固問題，並不是幾個出家人就能建全得了。佛教是極需要在家的信徒來擁護與推行。在家的信徒也極需要出家人來弘法與領導，雙方面都要誠懇的來照佛法的正見合作建築起來，那麼我們佛教的基礎就會穩固了。佛法教人怎樣成爲一個美滿的家庭，怎樣與親隣相處，在佛經裏面有說「父子兄弟夫婦，室中外親屬，當相敬愛，無相憎嫉，有無相通，無得貪惜，言色常和，莫相違戾」。以上這幾句經文是說明一個家庭，父子兄弟夫婦，對上必須孝敬，對下要慈愛，兄弟要和氣，夫妻相待以禮，內外親屬亦當和好，不可憎恨妬忌，富者應救濟那些貧乏者，不可慳吝，交談宜溫和，不可暴躁，這是世尊深切的慈悲來教訓我們，我希望大家要勉力奉行。

現在我要把佛化家庭起碼的重要點來分析一下。

佛教有一句「佛法不離世間法」我相信每一個在家的佛教徒都希望他的家眷能由佛法來化成一個真正佛教家庭的樂園，要完成一個樂園的家庭，主要的就是教育，世間一切的成就也要由教育來栽培才能成功，教育的開始是由幼年，但是教育有二，一是家庭教育，一是學校教育兩者並重，家庭的教育全靠父母，在學校的教育要仗老師。所以古語云「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可見教育的職責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我們先來討論家庭教育，凡是做爲父母者，要教導兒女成爲好人，是必須以身作則，如果自己的行爲不正當怎能教出好兒女來呢！「到這裏我來講個故事給大家開開胃，「從前在中國有一家四口，（下轉第6頁）」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七）

■ 聖 印 ■

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

第五章 悔過行善

佛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頓息其心，罪來赴身，如水歸海，漸成深廣。若人有過自解知非，改惡行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

釋義：

前面說過修學的人要注重因果，因為世間一切現象，千差萬別，皆是從因果而來。一切境界的出現，皆算是果，今日的一切果，皆從昔日的一切因所生，因即已成果，果後將為因，亘千萬世，循環不已，但不論誰先誰後，是分毫不會混亂的。這因果律的微妙繁瑣，真是使人驚奇。每一衆生，當造作善惡業時，其習氣立即薰入第八識，即阿賴耶識中，種下了一個種子；種子未成熟時存在識田中，雖經歷千生，輪迴六道，也不會消滅。在這一段期間內的種子，是在薰習，當薰習已熟，而且外緣充足時，便發為現行，遭受報應。因此佛經：「假使千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合時，果報還自受。」既是如此，我們怎能不加警惕？

所以本章，佛指出人要是有了諸多過失，却不知道趕快的懺悔改過，息止罪惡的心識，任由罪惡延續下去；這樣就好比是百川的水流入大海，日積月累，逐漸罪業深廣無邊，到了不堪救藥的地步。

反之，有人知道自己過錯，頓然明白要好好懺悔，改去一切惡，實行一切善，於是再深的罪業也日漸消融，到了最後，罪必完全消失。這好比是病人服了一劑苦口的良藥，一定得發汗，發汗過後其熱自退，病也就漸漸好起來，只不過被外界的邪侵損失

了一些元氣而已，不久也會完全康復的。

誠然，人的大病，在不知自己的過悉。俗語說：「要除心中的賊甚難」就是這道理。不能明察己過，自然不易於向踏實的路上行走，但那些缺點或過失若一旦發現了，而且深深覺得自己不是，就應有勇於改過的精神才對。

悔過，是梵語懺摩的華譯，另一華梵合呼的名詞即是懺悔，懺是懺已作了的舊惡，悔是悔而不造新殃。懺悔的原有梵音是褒灑陀，古譯布薩，意思是發露，就是把自己過去所作的惡行，全部向大眾表露出來，悔過懺謝，以明自己不再做那種不道德事的決志。須知所做的惡事就是佛教所說的業障，也是絆腳石，絆腳石一日不除，就有隨時跌交的可能，要是跌得重，說不定一跌就爬不起來。

佛家的看法，人生是虛幻的，虛幻的人莫不是由於過去自我所做虛幻的業力幻現而成，這些罪業每人都有，不過是輕重之分罷了。說得明白些吧，現世中的我們，誰能保證自己一天中起心動念都是正當的？要是意念有所不正，意業首先犯罪，接着身口就跟上來有所表現，故而佛教要人先從意業懺起是很有道理的。戒經上說：「自知有罪當懺悔，懺悔即安樂，不懺悔，罪益深。」儒家也有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不要說是普通人，連聖賢都難免犯過，可是「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祇要下決心悔改，重新做人，還是可以做一名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的。

因為本章主旨要人知道懺悔的重要性，故對懺悔的方法在此有敘述的必要。懺悔大體可分事懺和理懺；事懺乃是漸教的方法

，以清淨三業，於諸菩薩有德人前，五體投地發露懺悔。或是依照儀軌結壇，齋戒沐浴，向佛菩薩前一心頂禮各種懺法。或虔誠誦持各種經咒，祈求滅罪，能在一七、二七、三七日中，見佛菩薩的相好、光明。或見花、見香、見佛來摩頂，罪便消滅，獲得效益。理懺是頓教的方法，即是不事形式的儀軌，祇依憑智慧，根據經義，思性起觀，諸法緣起性空，罪性亦空。觀罪性空了不可得，那麼自然內離於根，外離於塵，根塵相離，生滅心滅，由是罪障也自然而然的消滅，誠然是：「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滅時罪亦亡，心滅罪亡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又如觀普賢經說的：「若欲滅罪者，端坐念實相，象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要從理懺着手自非深通教理與明白觀法不可。

俗語說：「滿招損，謙受益」。作爲一個學人，應當是虛懷若谷，一切抱了學習的態度，隨時作適度的反省，如此方能砥礪品德，學有所成。佛家的注重懺悔，佛本人就是最好的一個模範。增一阿含經上記載：

有一次佛在自恣會上，非常謙恭地離了本座，轉坐在草地上，對大比丘們和氣地說：

「我對於你們沒有過失嗎？我的思想、語言、行爲，也都不犯過失嗎？」一連謹慎地問了三遍。

可見佛的心與懺悔不離，由此可見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就是那麽樣的以身作則，虛心謙抑，難怪受到當時大眾一致的推崇與尊重！

佛教所說的業雖無形相，不可捉摸，而它却能夠支配衆生上升或下墮，所以人的流轉入六道三途，不是滅到三身四智，實在都是由於自己的善惡業力在作祟、在支配，而此業力隨時可以改變，並不是註定的。作了業因，業果必要自空，雖親愛如父子母女亦無法更替。這種做了必然受報的業力不僅一定要受，委實是不可思議，連煩惱已盡，生死已了的佛也不能免。佛說興起行經中說：「佛有十惱」，就中第五惱是「佛患背脊痛」。追究其原因乃是在很久以前羅閱城國王命一刹帝利大力士與一婆羅門大力士作相撲競賽。刹帝利大力士饒勇善鬪頗負盛名，婆羅門大力士

自知不敵，所以暗下要求刹帝利手下留情，說將以很多的財寶作爲報謝。不料一連三次，刹帝利讓了他，他都食言，把國王臣民賞得的寶物，一些也不願給刹帝利，刹帝利氣憤他的失信誑語，就在第四次交手時右手捺住他頸，左手捉他胯腰，兩手使勁一蹴挫折了他的脊骨，旋把他舉起繞場四匝，擲地致死。原來這位刹帝利大力士不是別人，正是佛的前身，而那位無信的婆羅門大力士就是提婆達多的前身，既然因爲瞋恚心折斷了別人的脊樑使之慘死，故而成佛了以後，尙難逃背痛的餘報。

業報是如此的可怕！而人又免不了要迷業，那怎麼辦呢？就是肯覺悟，也就是要懺悔。假如肯真的覺悟加上虔誠懺悔，改往修來的話，再深重的罪業，也都可如霜露於烈日中消溶無餘了。

例如印度阿闍王受了提婆達多唆使，謗佛害佛，造下甚深無比的罪業，後來遍體生滿了惡瘡，癩爛生膿，腥臭難聞，疼痛難忍，求之於提婆達多及一切名醫，都束手無策，醫治不好。最後覺悟以前太對不住佛，痛悔哀求，請佛垂憫拔濟。佛憐憫他當初的愚癡，受人愚弄，就放一道淨光照觸在他身上，就此使他的痛苦立除，惡瘡消失。阿闍王從此皈依了佛，作了佛的護法。

第六章 忍惡無瞋

佛言：惡人聞善，故來擾亂者。汝①自禁息②，當無瞋③責。彼來惡者，而自惡之。

釋義：

佛擔心愚昧的人懼怕惡人的阻擋、相擾，因而改變了行善的初衷，不再一心修持善法，故特地慈靄地告誡說：

心中存有惡意的人，聽到你要改過行善，惟恐減少了一個行惡的伴侶，所以不斷來打擾你，要弄亂你的道心，使你不再繼續向善，這是魔與道不兩立的必然趨勢。那麼，這時你可不要亂了主意，慌了手脚，中了邪魔外道的奸計！這時你要努力制止你自己，摒氣靜意地保持着心平氣和了無諍怒，無須爲他生氣，也不要去責罵他。爲什麼呢？因爲那個心中不懷好意的惡人，惡仍存他的心頭，而非存在你處。假如他吐露出惡語，那些惡語也再回

到他的自身，實在是傷不着你的。要是你不能自制，不能忍一時的氣忿，而怒罵了他，不但是要激起他更大的惡意，而欲向你橫施報復，使你受到無妄之災，同時也顯出你的不對，這在自己來說，就無形中造成了自己的罪惡。

修行本來是有層層困難，而要以無比毅力去克復的，從前釋迦佛爲悉達多太子時，爲了追求覺道，就不知歷經多少的奮鬥，與魔周旋到底。難得的是太子不起瞋心，祂所以能征服魔軍全憑着「堅忍」。

魔王得悉太子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修道，心中發慌，他認爲太子如降伏了生滅的世界，就如同破壞了他們的世界，就帶着三個美麗的魔女去到太子面前。先是對太子說了很多恐怖的話，見嚇不到他，就狠毒地施放出毒箭。然毒箭到了湛然不動的太子金剛座前自然墮地了。

於是又策動魔軍，放出種種怪物，起火出風，響雷下雨，用一切方法想打退太子的道心，然太子一心不亂，使那些邪妖怪物全都失去了威力！

接着魔女們便獻出極度的妖媚淫態來誘惑太子，而太子如金剛的信念始終不爲搖動，終使魔法失敗，知難而退！原來太子當時持有了正確的見解，不屈不撓的精進，無邊的智慧之光，平等慈悲之心四項寶物，如大日輪的光明，破除黑暗恐怖之障礙！由此我們知道「能忍」的重要與「無瞋」的可貴，忍耐的行持是正法的芽，堅固的志願是正法的根，真摯的行爲是正法的地，正確的見解是正法的枝幹，具這四種條件的智慧大樹，必能結出無上的正果來！

於此，我們尤其要知道，學道的人決不可起瞋心，這是非常重要的。菩薩本行經裏就說了一個故事：

波斯匿王有一位大臣名叫師質。他十分有錢，也篤信佛法。那時舍利弗曾爲說經法，於是他更加不慕塵俗的富貴尊榮，一心趣道，意欲出家。終於他下了決心，離開他的愛妻，並將財產大部份交付他的弟弟，然後削髮爲僧，到深山修道去了。

他的妻子平素與他恩愛異常，自他去後，思念不已。誰知他

的弟弟看出嫂嫂心意，深恐他的哥哥雖然已現出家相，不知會不會也非常想念其妻而還俗？一旦還俗，那許多的財產豈不是要交還給他？這些龐大的財產是他不甘失去的啊！於是惡上心頭，就找了一位惡賊來，以五百金錢的代價要那賊往山中去砍他哥哥的頭回來。

惡賊來到了山中，沙門師質問他，「我身上不過一件糞掃衣，沒有什麼財物，你來此爲何呢？」

惡賊坦言：「這是你弟弟要我來殺你的，我是受僱罷了。」
「我剛剛出家尚不解道法，請你千萬高抬貴手，不要把我殺死，等我見佛少解經法後再殺我不遲啊！」師質舉起了一臂接着說：「這樣吧，你把我的手臂砍下來，留我一條殘命也好讓我見佛！」

惡賊雖然心惡，天良尚未喪盡，就依了師質的話把他手臂砍下後拿去給他弟弟，以便有所交代。

師質忍着痛去到佛前。佛就開示他：

「你無數劫來，不知殺生多少？可說割截那些頭手脚的血多過四大海水，積那些屍骨可以高過須彌山，使那些被殘害的生靈流着的淚也多於四河河水，加上搾飲母親的乳汁也不亞於江海的水。凡是一切衆生輪迴得此人身的都要受很多的苦楚，原因是從前所做的許多的業招致。你現在只要思惟八正道，才是最要緊！」

師質因佛的說示即豁然悟得了阿羅漢道。

至於那惡賊把手臂交給他弟後，他弟便以此臂給他嫂嫂看，要他嫂嫂死了這條心，嫂嫂悲憤去見波斯匿王稟陳苦情，因爲證據確鑿，惡有惡報，這位沒有良心的弟弟就被處死了。

另一方面，比丘們請佛開示：那位沙門前世究竟作了些什麼大惡，才要遭到砍臂的災難？又因修了些什麼的功德，能夠遇佛而證得阿羅漢果的呢？

於是佛說明原委：

往昔有波羅奈國王名婆羅漢，到野外去獵獸時迷去了路向，在叢林密佈的中間亂走，心懷恐怖，（下轉第35頁）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 (五)

寬如合撰

若肯多聞佛法，領知無常無我，平等慈悲之旨。上以奉勸父母，則安親於道，下以訓導妻兒則轉家庭爲法侶，以此建立家庭教育，就將此平等慈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舉家及國廣遍世界，無不平等慈悲，斯則何患社會教育不成，世界和平，指日可望矣。

『第一覺悟』者，數目之始，名第一，破迷曰覺，啓智曰悟。破迷迷滅，啓智理明，眞如法顯，以斯道覺斯民，故曰『第一覺悟』。

『世間無常』者，明依正無常。「世」是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也，世以遷流爲義，「間」指十方，上下四方四維也。以間隔爲義，三世各有十方，十方各有三世，十方約橫遍，三世約豎窮，橫豎交羅，互相組織，故稱世間，世間有三種：一、曰有情世間：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道凡夫，皆有情識。

二、曰正覺世間：謂佛，菩薩，緣覺，聲聞，皆能正見覺悟故。

三、曰器世間：十界依報，四種國土，如器皿載物，一、凡聖同居土，六道凡聖所依。二、方便有餘土，二乘人所來法身，身土不二，唯是一心。

『無常』者，新新不住，念念遷變，如般若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有情及器世間，皆是無常法。無常有二義：一、敗壞無常，二、念念無常。如大佛頂經。波斯匿王云：「而今頽齡，迫於衰耄，髮白面皺，速將不久」。是敗壞無常，乃至云：「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沉思諦觀，剎那剎那，

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是念念無常，謂過去之法，恍如昨夢。賢首疏云：「過去則無體難追，現在諸法，猶如電光，剎那不住，未來諸法，如雲倏起，本無積聚。故曰「無常」。中此徧指有情世間。凡聖同居土，皆無常敗壞。刻實而論，一切世間，皆屬無常，皆由一念迷心幻現故，有情世間同居土固幻，二乘之方便有餘土，菩薩之實報莊嚴土，亦由行人如幻智願所現。所謂以如幻智，滅如幻惑，以如幻法，度如幻衆生，若無如幻國土，如何攝受如幻衆生？惟有諸佛如來常寂光土，則身土唯一眞心，今示知幻即離，離幻即覺，故曰「世間無常」。

『國土危脆』者：別明依報，指有情所住之同居穢土，山陵岩谷，桑田滄海，遷訛變易，危難無安，浮脆不堅，故曰「國土危脆」。無有千年房舍，萬載修竹，皆四相遷流，成住壞空，如幻如化。如空花水月，何等是我，不得自在，塵刹虛浮，彷彿朝露，故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無常經云：「假使妙高山劫盡時故壞，大海深無底，亦復有枯竭，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仁王經云：「劫燒終訖，朝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爲灰颯，天龍福盡，於中凋喪，二儀尙殞，國有何常」。是故劫盡界壞之時，火災燒至初禪，水災達至二禪，風災吹至三禪，三界畢竟歸於無常，故曰「國土危脆」。此釋依報無常也。若覺知國土危脆，何肯爭疆奪界，塗炭生靈，枉作深愆，終無寸土，何如體佛悲心，平等與拔，以佛教爲國教，轉民心爲佛心，舉國皆慈悲仁讓。是則劃地爲牢，都嫌多事，永享昇平矣。

『四大苦空』者：雙明依正皆苦皆空，所謂四大者，地水火

風也，四皆稱大者，能遍一切故。皆由無明一念不覺而生起之，初因妄心而起妄境，故有外之四大，如佛頂經云：「火騰水降，風搖地礙，交發妄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更以妄心攬外之四大，計爲實有，而成內之根身四大。故大佛頂經云：「汝身現搏四大爲體，見聞覺知壅令留礙，水火風土，旋令覺知，故有覺知之四大色身。何謂四大？以堅相爲地大，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等。煖觸爲火大，全身煖氣是。動搖爲風大，筋轉脈搖是。謂四大苦空者，以四大同居一處，互相侵損，如彼毒蛇，同處一篋。一大不調，一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生。况四大分張，妄身安寄，因緣生滅，元無實性。是明內之四大，是苦是空。經云：「外之火大，能燒於色，水能壞爛一切，風能毀滅分散，四大互相違，堅、濕、煖、動法，假名無實。大種本無生故，無所造色。」是則外四大亦苦亦空。總之內四大有生老病死，外四大有成住壞空。佛爲一切智人，出言真實，示知因緣和合虛妄生滅，如水沫浮泡，陽燄芭蕉，鏡像水月，如幻如化，畢竟無體，故曰四大苦空。衆生不知苦空，執爲實有，不惜殺他命以保己身，不擇手段，據爲己有，妄作諸業，枉受輪轉。今知苦空，當假此四大假體，修學如來真實法門，勿錯過此大好人身，徒入寶山空手回也。

『五陰無我』者：遍明身心器界，無我我所，色受想行識，名爲「五陰」。五法皆黑暗故，又名「五蔭」。障蔽妙明故，又名「五蘊」。積集業縛故，內五根外六塵，名「色陰」。色以質礙爲義，六根領納六塵名「受陰」。受以領納爲義，寤則想心，寐爲諸夢，名爲「想陰」。想以取像爲義，精湛不搖，含藏不失，名爲「識陰」，了別爲義。凡夫妄於色陰之五根執爲我，六塵執爲我所，受想行識執爲我心，不知五陰本因，同是妄想。故大佛經明「色陰是第一堅固妄想，受陰爲虛明第二妄想，想陰爲融通第三妄想，行陰爲幽隱第四妄想，識陰爲顛倒第五微細精想」，既同是妄想，妄則徹底虛無，了無主宰，何我我所之可得耶？故阿含經曰：「色

如水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馬，行如芭蕉，識如幻法，此幻身，幻心，既爲五陰假合，了無主宰，誠如夢幻泡影，終歸於空。」故曰「五陰無我」。當知此身象緣和合，假名爲人求其真體元無我人，如是修無我觀，觀成斷分別我執證我空真如，成阿羅漢。當知內而根身，外而器界，本來無我，唯無明幻成，何有真實。凡迷不知五陰無我，妄執爲我，我所妄作苦因枉招苦果，自誤誤人，禍貽家國，沉溺生死，何能自拔？今示五陰無我，破除我執，應世則大公無私，福利社會，出世則知我空，進而法空，了達一切諸法，皆唯一心，無相實相，漸修無住妙行，進趣大乘也。

『生滅變異虛僞無主』者，釋成無常苦空無我也。

「生滅」者，釋成無常義未有之法，依因緣和合而有，曰「生」。既有之法，依因緣別離而無曰「滅」。一切諸法，求其生處無從，滅處無踪，本無生滅，於無生滅，中妄見生滅，故妄墮生死，蓋生滅生死因，生死爲生滅果也。故天如云：「那個生，死業報，只在汝一念生滅之間」。如大佛頂經云：「生死根本以攀緣心爲自性者」。攀緣心即生滅心是，反眞常爲無常，緣一念生滅，感得世間無常，國土危脆。「變異」者，是釋成苦空義，明內四大遷變轉異。如大佛頂云：「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是內四大苦空，外而山河遷改，如山崩陸沉，國土轉異，天災人禍，逼迫無安，是外四大苦空也，由是了知內之身心，生住異滅剎那不息，外之世界，成住壞空，遷變無常，故曰「生滅變異」。

『虛僞無主』者，釋成無我義，諸法唯識心妄現，曰「虛」。如空花水月，曰「僞」。妄心計度，了無實性，曰「無主」。如大佛頂經云：「精眞妙明，本覺圓淨，非留死生及諸塵垢，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覺妙明眞精，妄以發生諸器世間，如演若達多迷頭認影，妄元無因，於妄想中，立因緣性」。是則可知根身器界，皆從妄想生起，有

如是迷頭認影，其虛妄假偽，了無主宰，可知一切矣。真心如主，如空，妄想浮念，如客如塵，客有往來，主則安住，主本非客，空本無塵，何有生滅變異之相？若念起時，起無起處，念滅時，滅無滅處，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全是依他，本無真體，又如大佛頂經云：「是故如來與汝發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既同是妄想，元無自性，了無主宰，既知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即得入空慧。進而覺悟萬法非真，如幻如化，唯心無法，即得法空慧。即此無常無我虛偽身界，若取本具真心常體，無生無滅，則不隨流逸，旋元自歸矣，如大佛頂云：「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心是惡源，形為罪藪」者，此示妄計四倒之罪魁，我執之主翁，惑病之結晶，心有真妄，真心則無形相，無生滅，無垢淨，無增減，清淨本然，實相無相，悟之則見性，證之則成佛，妄心則虛妄計度，即明了意識。與意根塵緣分別，作業感果，如大佛頂經云：「根塵為緣，識生其中，即為心在。」又云：「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此皆凡夫認妄作真，錯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一迷為心，則內執根身為我，外執器界為我所，於無常計常，於苦計苦，於不淨計淨，於無我計我，顛倒淪替，妄作諸業，招感惡果，便成萬苦之源。正如大佛頂經云：「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錯認妄心顛倒行事，枉受輪迴，故曰：「心是惡源」。『形為罪藪』者，明身為眾惡叢集之所。「形」者，身口外形也。「藪」者，如草木續生，遞相為種，蓋一迷四大為自身相，則因身作業，若衣若食，只求自適，戕害生靈，不憐他苦，作殺盜淫妄，橫結惡緣，罪還身受。如大佛頂經云：「如是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瞰，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又云：「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

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惟殺盜淫，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又遺教經云：「此是罪惡之物，假名為身，沒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怨賊」。故曰「形為罪藪」。

「如是觀察，漸離生死」者：此示對治之方，療病之法藥。「如是」是指法之詞，正指上無常苦空無我等。五識照境曰「觀」。意識尋伺曰「察」。謂當如上所明，「世間無常，乃至形為罪藪」，諦觀明察，則不隨妄心計度，以覺知無常苦空，無我之法藥，療治妄計，常樂我淨，四種迷倒之病，則藥到病除，法身可復，慧命可續矣。

漸離生死者：此明觀照之功，若能如是觀察，既不隨心起惑，則惡緣絕。不因幻形作業，則罪藪枯，我法二執漸輕，分段變易二死漸離也。

此二句是總結上文，謂若能如是觀察，念念觀照，四大五陰，固知無常，無我，破除執着。處家應世，自可大公無私，更觀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則能善用其心，不隨惡念流逸，何肯利己損人，何有殺盜淫，惱亂眾生，為害社會之事。故如是觀察，念念皆照本心，自然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此豈非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修身修心之妙方便耶？且為進菩提，入大乘之初門，良由聞名生解，覺知無常苦空，不淨無我，捨離四倒妄見，而起觀行。故上云第一覺教從名字起觀行，從觀行加功進入相似分證，則二死永亡，三德可證矣。故有判教之次第，觀心之修進也。

—— 待續 ——

（上接第8頁）

梁書范縝傳，言神滅論出，而朝野諠譁，蓋緣佛教思想起自個人，中國思想則起自家族，古籍所載，如南齊書顧歡之夷夏論。梁代之三破論，（弘明集卷八）。唐代傅奕之武德四年上表（全唐文）。均對佛教盡情攻擊，而立論之強，則以范氏為最，但佛教仍漸漸深入於人心，是可知植根深厚，真理自饒，固無損於其輔世廸民之價值也。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九）

慧光居士

今回

今回字更涉，東莞人，侍郎王應華仲子，原名鴻暹，字方之，邑諸生，幼敏悟超羣，貫串百氏。其父與天然禪師爲法喜之交，少聞道妙。乙已在雷峯落髮受具，執侍左右，隨師住丹霞，尋升記室，凡有剞記，經師指授，皆能暢發其意。勇於求道，將有證入，一日過溪褰裳就涉，至中流遇江水暴漲，漂沒巉石之下，禪師震悼不能己己。人謂更涉之字，若懸識云。

贈識庸師

遠公棲隱杜柴扃。雲木森森背古城。居士少過誰結社。祖庭長住獨持經。磬聲斷續月光上。木榻幽深佛火明。客邸逢君知舊識。一聞高論便心傾。

乞食新興道中

兩日舟行半日程。萬峯谷裏一溪明。淺流歷盡篙工役。長路心孤旅夢生。簷燕語當爲客日。塞鴻飛動故山情。何堪蓬轉慚生計。猶笑逢人識姓名。

謁龍山國恩寺

蕭森古寺對空山。六代眞源仰聖顏。池水尙流會浴處。居人誰掩舊柴關。青林古木三春裏。晴日高榮一照間。何限荆榛虛悵望。白雲無恙向人閒。

茶山贈葉山主

元度曾聞愛學頑。情同支遁共青山。長因結屋依雲際。便擬禪心出世間。坐石月窺人外白。枕流泉落夢初閒。雷峯尙有商量處。那得遲君一掩關。

題七星巖

郭北山南石似星。停雲冉冉壑冥冥。含光不照諸天界。

垂象長留萬古名。竹閣月高空字曰。石湖春盡野蘋青。情知客路終歸去。聊倚東風話翠屏。

憶鍊機師父

交誼似君凋落盡。爲僧此日感重萌。長因遺草添新恨。更值清吟愴舊情。墟壘鹿歸秋草沒。紙窗雲去月華生。傷心逝者如流水。寒夜哀懷寐不成。

受具後作

不那勞生與世違。名山新著比丘衣。風霜古殿聽鐘起。烏雀柴門乞食歸。病骨漸甦依好友。禪心無恙得忘機。寄書故舊無勞問。猶有閒僧學採薇。

病中

病臥秋山秋已深。石泉松磴夢空尋。方嗟抱瘧兼旬好。又值輕霜九月侵。蛩響暗淒初永夜。燈明懸映此時心。自憐近僻多堪笑。癯極支頤尙苦吟。

廣惠菴喜諸兄弟見過

蕭寺經時誰更尋。獨行荒徑獨長吟。鳴鴉數點夕陽下。寒磬一聲秋院深。身世幻中當日夢。溪山塵外此時心。故園猶有舊兄弟。言詠還來過北林。

陳顥菴先生讀更涉詩絕句：成翁委曲能爲子。得路光明幸有師。白水茫茫緣未盡。慰情猶見採薇詩。律詩初學盛唐人。（更涉句）竹策簑衣面目新。寒磬一聲秋院靜。言言都合了餘因。

今邠

今邠（音方又音訪）字姜山新會莫氏子。原名微，字思微，邑諸生。少與邑人湯建孟族弟莫幽蒨結方外之遊，覽勝弔古，幾徧宇內。向天然禪師決生死疑義，至庚子歸，始落染受具。戊申爲雷

峯監院，巾錫至者恒數千指。一僧因目眚辭去，郝卽其所居送之，仰視西日射入窗隙，蹴然悔謝，曰某甲身爲監院，竟不知公居止，爲西鳥所薄，罪何可道，引咎不已，自解所衣贈之。其慈遜若此，人比之揚歧，石聰諸尊宿云。後居福州長慶坐化。

源出自何峯。涓涓總不窮。幽厓聲已冷。曉日色全空。
浙瀝深林裏。滌洄曲澗中。靜同秋月迴。瀟灑和松風。
韶石舟中寄諸同學

積雨淹江暗。江流漲不消。舟中經累日。山上望連宵。
知有前期在。終疑後會遙。離羣猶未遠。旅況已難調。
乞食逢故人

江路相逢處。山村乞食年。可憐皆老大。猶幸得生全。
舊業干戈後。歧途杖笠邊。他年廬阜上。期爾續前緣。
潮陽菴贈空上人

草閣俯前川。憑崖只數緣。路連峯頂寺。厨引澗中泉。
白日菴燈徹。清宵梵響圓。聞師耽寂寞。住此已多年。
歸舟晚泊登峯望家山

停棹寒江日欲斜。竹林烟暝有人家。燎原野火明深岸。
宿浦漁舟膠淺沙。密樹疊成濃黛色。高峯遠出隱紅霞。
雲山未易輕言別。纔泝洄流興已賒。

立秋前二日喜掃公偕半千鍊夫二公過訪
旅况蕭條對野蒿。方袍籜弁喜相遭。井桐欲墮清秋近。
塵尾閒搖緒論高。六代樓臺多感慨。三山烟雨重揮毫。
從來海內知名士。一見閒僧賦興豪。

陳顯菴先生讀姜山詩絕句云：勝友無如龔聖遺。荒山相遇不離詩。
。禪門慧刃未曾割。瑣瑣高陵深谷悲。故山故友夢魂中。山札類
類一雁通。仍是情塵空未得。尋常哀樂在詩筒。

今 愔

今愔（音靚幡也）字記汝，新會人，番禺諸生潘楫清字水因者也。
。將及歲薦，適以憂解，服闋，棄諸生從天老人受具。辛丑爲雷

峯典客，後隨杖住丹霞，充記室，再從老人住歸宗。性耽山水，
有孤峯獨宿之誓，愛香山鳳凰峯孤擎海角，人跡罕至，蛇虎馴擾
，結茅憩焉。遇霖雨瀑漲，茅茨衣具，一夕漂盡，人咸以爲死矣
。數日，樵豎入山，顧見一人依樹下舉衣向日白曝。歸而言之楊
長者二雪，亟遣人迎至其家。愔堅請還山，楊君復爲結構丈室於
爽塏。孤居十餘年不與人接，參究之暇，間疏韻譜，諧聲協律，
精研奧博，累數十卷，大爲詞流所重。乙丑老人入涅，復返雷峯
，悽然有戀慕之意，使人焚毀所居。庚午還古岡，訪尋故舊，忽
示微疾，作書訣別諸同學，擲筆端坐而逝。遺命闍維颺灰巨浸，
道侶擬函骨歸雷峯普同塔，又復見夢，乃如囑颺於江水。愔白衣
豪放，嗜酒任俠，急友義，出人危難，忘身濟物，不可僕數，故
能超出如脫屣，有惜峯詩稿，嶺南花逸韻譜行世。

登雷峯作

崆峒列神鼎。八公授丹經。往來有鸞鶴。未若茲峯名。
名峯匪在大。亦匪諸仙庭。瑤草雖不謝。玉樹任長菁。
竺國表靈鳥。少室固神垌。地德豈殊象。紀堂賢聖興。
四七與二三。西東作典型。慈流別五派。洞水奔南溟。
蕩蕩歸汾歧。環抱奇峯青。瑞光薄三界。法潤普羣靈。
昔我一來遊。瞻眺默含情。見花識優曇。酌水味香冷。
日暮下山去。山在胸中橫。旣薄隱松柏。仍羞逐市城。
束身今再來。高步陟雲屏。雄峯法王踞。四顧空青冥。
俯視人間世。奔馬無暫停。學道苦不早。日月徂以征。
稽首大山王。泫然涕泗零。誓將衣線身。學山到山巔。
隨本師赴岡州請舟中作

岡州有流水。昨日送我舟。言投金粟地。長別海中鷗。
何期未四旬。還尋舊釣遊。江花似笑人。鳧雁嘲中洲。
一訝來何早。更問何所求。豈知學地人。舉動戒專由。
我師受此請。命侍巾瓶頭。大道無眞俗。分別匪所侔。
惜路今還家。鄉國如莊馗。此意無人知。東風吹屢樓。
與石鑑大師夜話書呈二十二韻
堂虛寒月斜。禪靜孤燈趣。與爾共經行。話予歸得路。

硯田懷舊春。竹榻依遲暮。非具三生緣。寧邀五濁度。初生尚無爲。百憂旋相遇。玉塞限冥鴻。金鐔危宿鷲。離騷不可消。痛飲無所懼。擊筑和悲歌。吹簫入市聚。猖狂弗顧人。涕泣頻因兔。屠狗屢追遊。咀茹廢詩賦。詎知伯玉非。但使灌夫醜。風雅且云亡。死生胡解怖。毒龍噴咒聲。醉象恣狂步。衣縱有神珠。劍幾非武庫。雲迷劇可憐。月愛恒多護。鮑叔知夷吾。劉公容狄傅。未足踰高深。爲是拔淪瘠。浣彼瓦缶陋。登諸瑚璉富。還拈柏子提。希見桃花悟。汚染出玄泥。鈴鎚求密布。饑施玉髓丸。渴待金莖露。擊竹會有期。良宵永無負。

出家

纔解超塵便杖藜。此身前後隔雲泥。傳書何必中郎女。脫俗應辭菜子妻。仙字藏多從飽蠹。曉鐘疏處亦聞鷄。鹿門山遠休惆悵。言念尸糞未許携。乾坤龍戰幾彫傷。三十爲儒鬢已霜。落葉易歸根底冷。好花難問眼前香。故投方丈求真性。羞把文章媚後行。此別萬峯人世斷。家書休寄白雲鄉。百里江門雨雪封。逡巡十日見雷峯。孤舟未到橋邊寺。隔浦先聞嶺上鐘。童子迎風開晚徑。闍黎支杖出深松。相看話我來何暮。壞色條衣代早縫。華梵名言底不同。咒聲初學苦難工。六經章句曾多讀。一會楞嚴失辯聰。擔板幾能知道妙。偷心疑弗與禪通。藥王故爲醫分別。吞吐教如栗棘蓬。回看藝苑似華宮。跌坐燃燈夜夜同。今日話頭提柏子。當時心上靜雕蟲。觀空一念齊今古。幻有千詞不露風。聞說文人多慧業。依稀前世亦禪翁。

燈闌

明滅孤檠剩一身。花殘時似可憐春。缸昏雨氣紅將褪。壁帶寒烟暗欲勻。風葉夜猿愁并悄。女蘿山鬼若爲鄰。上林雁足懸知好。黯澹無因得認真。

答人

詩篇多謝遠諮詢。讀罷翻教愧此身。緣薄久虧叢席望。才疏惟愛住山貧。白雲谷裏初無我。黃葉溪邊定有人。勝事到來消息盡。寒巖枯木不知春。

探茗分寄友人

雨積今年探茗遲。晚山新綠更芳菲。不辭雲路石頭滑。且得春林雀舌肥。入盃露光輕泛碧。對人風味靜含醅。清新遙共支公賞。寄助高吟莫厭希。

初歸雷峯

山光別我十三年。得得歸來話舊緣。高閣幾重新近水。小松千樹已參天。休驚歲月將人老。且伴巖花盡日禪。回首初時發心地。又隨飛鶴繞林烟。

山樓病日對木棉花

高閣春深控遠烟。木棉如火在窗前。臨風幾處燒寒食。盡日多情照病眠。飽看信能同服藥。遨遊真欲挾飛仙。因君頻及人間世。剩水殘山薄暮天。

王暖村慧則兄同赴梁王顧觀梅之約予不果行

美人家住木灣西。十里梅開雪作堤。花骨頻年勞寄夢。詩腸今日斷分携。舟行東浦迎香暗。路接羅浮隔岸迷。苦憶參橫寒月下。輸君吹笛過前溪。

陳顯菴先生讀記汝詩絕句云：殘山剩水詠斜暉。韻律探微海角歸。花骨已曾勞夢寐。烏魂猶自惜芳菲。舊日須眉偶一逢。回頭藝事已雕蟲。文人慧業垂垂盡。幻有千詞不露風。（記汝句）

（未完）

歡迎惠稿！

歡迎批評！

歡迎樂助！

掃蕩思想逆流

白志忠

白校長在校務會議致詞

各位老師：
各位主任：

時間是無情的。本校開學迄今，匆匆又兩個多月了。這次中學的校務會議，算是本學期的第二次。會議的目的，是集思廣益，提高效果，也是檢討過去，策勵來茲。

諸位都知道，本校是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主辦的一所不牟利大專學院。在過去、現在和今後，教育當局、社會人士，學生家長都十分矚目，對本校寄予殷切的期望。他們都密切的注視我們的學校，能否隨歲月的遞進，而成爲青年學生進德修業的理想學校。他們都在觀察我們的學生在各方面是否有良好的表現。因此，我和諸位老師，在此從事樹人的教育工作，都是責無任重的。

我們應該經常思想、檢討。過去，校務會議所有的決議事項，有否切實執行。董事會和董事長的政策與命令，有否妥善遵照辦理。比方：學生的程度有否提高？學生的學習風氣已否達到預期的理想？各科教學有否依據計劃講授完成？訓練學生的禮貌、培養學生的愛心、養成清潔的習慣等，已否收到一定的效果？各位老師自己能否以身作則，依時上課下課？各位老師教學之前有無充分備課？教學時是否認真教學不怕麻煩？支配學生的習作是否適當？學生的習作有否認真批閱、改正？介紹學生課外參考的補充讀物，有否妥慎選擇？各位老師自編的補充教材，有否經過精簡，確對學生有所助益？這些都要仔細考慮，商承教務主任與本人，以免增加學生家長的經濟負擔，和加重學生的精神荷負。

既往，我曾多次講過，教育是一項艱鉅的合作事業、道德事業、社會事業。切盼各位老師瞭解教育這一重大的深長意義，把教育事業，教學工作列爲個人的第一位。讓我們和諧、友愛、衷誠合作，如兄如弟般的緊密携手，集中大家的時間、精神、智慧

、能力，把學生教好，學校辦好。用以報謝熱愛、支持我們的各方人士。

本校校本部和分校的情況，在各位老師的熱心教學，負責認真，大力支持下。確已天天在進步，且有令人感到欣慰的表現，例如：課堂秩序的良好，讀書風氣的濃厚，熱心服務尤令人感動。同學們的親切關懷。還有個別班級的同學，自動出錢購買書籍，或將自己的藏書給同學輪流閱讀，豐富生活知識，交流經驗，增廣視野。其次不少老師教學認真，批改學生文卷的細心，曾得到教育當局派來的視導人員的讚許，和學生家長的好評。我謹代表董事會向諸位老師表示十二萬分的感謝。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學校的校規是學生意志的表現。學校的風氣是學生性情的流露。學校的全部生活與精神，是學生學業與事業的開始。

我們知道，教育思想是教育的理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思想界、學術界都受了羅素自然主義思想的影响。繼而又受兩種錯誤偏差的思想逆流所襲擊。其一爲杜威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思想；其二爲現實的唯物主義的思想。這兩種思想如水銀瀉地般向世界每一角落奔騰澎湃。不幸成爲教育思想的主流，成了教育的理想目標。課程教材又圍繞、結合這一錯誤偏差的思想，廣事搜羅編訂，單純鼓舞個人向上爬的內容題材，充滿個人放任自流的意識形態。教學方法，亦針對教育學生熟習獲得文憑資格的一系列與人生社會無所助益的舊題材，死知識。窮年累月言不及義。

學生們，在個人本位、個人第一的現實思想所感染，失調的教育所薰陶。結果，造成無數只有自己，而無他人，甚至連父母也遺忘了的青年。他們祇站在個人的觀點、立場、去觀察事物，理解問題，應付問題和處理問題。腦海裏只曉得滿足個人的利益

和私慾。爲了個人利益和私慾，常把自己的快樂享受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面。不惜欺騙說謊，投機取巧，幹傷天害理的事。倫常、道德日爲早該埋葬的封建古董。公理、正義視爲不值一文的垃圾。法律看作是綑綁自由的鎖鏈。傳統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更認爲早要投入屎坑裏的廢物。

流風所至，原有維繫社會正常秩序的倫常、道德、法律、風俗習慣，已被連根拔起，蕩然無存，社會頓成真空的狀態。不少青年，於是相率以誇大爲能事，嬉戲爲時髦，蓬首垢面，披頭散髮爲前進。或游手好閒，找尋刺激；或結黨搶劫，破壞法紀；叛道違經，目無尊長。遊蕩滋事，視爲正常生活；殘酷逞兇，作爲合理工作。時至今日，禍亂相尋，人間充滿仇恨，世界已無一片乾淨土，每個人的生命，財產都失去了保障。循至父子無情，夫妻反目，金錢的多寡與感情的厚薄，成正比例。窮根究底，都是民主個人主義和現實的唯物主義思想，帶來的災難。

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當此逆流泛濫激動的現階段，自應重新檢討教育的目的，以謀適當的對策。教育的目的如何？雖觀點不一，主張不同。但無論怎樣，也離不開個人、社會、國家和世界。

- 一、從個人言——教育應是發展健全完美的人格。亦即求個人的「真」。
 - 二、從社會言——教育應是培養健全的公民，促進社會的福利，亦即求社會的「善」。
 - 三、從國家言——教育應是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亦即承先啓後，繼往開來。
 - 四、從世界言——教育應是追求真理，揭穿宇宙秘奧，豐富人類生活，實現世界大同，亦即求世界的「美」。
- 至於教師的任務，總的說來，仍應是：傳道、授業、解惑。
- 一、從社會言——教師是社會先驅，民衆導師。傳遞文化，建設革新。移風易俗，改善生活。
 - 二、從學生言——教師是學生的導師。他對學生應做到：啓

迪智慧、授業解惑。指導思想，攝護身心。教師不僅要教學生讀好「教科書」。

更重要的一端是教學生怎樣做人。做一個受人歡迎、尊敬有能力、有本領的人。

因此，我希望全體教師，要認識教育的目的，理解自己的責任。要把學校樹立起一種正風，以影響、糾正社會的頹風。要培養學生在學校遵守校規，服從命令的習慣，他日才能遵守法律與政府合作，成爲建設社會的生力軍。我們希望老師與老師之間，同學與同學之間，洋溢着和諧的氣氛，友愛的精神，表現關懷的態度，具有合作美德，做到如兄如弟，如姊如妹般的親切相愛，他日才能與人和諧相處，發揮人類原有的高度同情心、慈悲心。我們要引領學生過規律的、有秩序的愉快學習生活，才能奠定他們將來偉大的事業基礎。

我們要對學生們特別指出，個人與社會猶若細胞與軀體的關係。細胞不能脫離軀體而獨生，個人亦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存。我們固然要關懷自己、愛護自己，尤須關懷社會，愛護他人，共同保有社會的安定、進步、繁榮，個人才有前途快樂幸福可言。

物質雖是維持個體生存、生活、生命的要件。但情愛却是豐富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源泉。一個擁有豐富物質的人，可以住好、吃好、穿好，却孤零零一個人，沒有任何的消閒娛樂，以調劑精神生活，試問與馬牛又有何分別？因此，我們要強調和鼓勵學生們，運用智慧、能力、技術，去創造物質，豐富生活。同時，也要懂得藝術的生活，過藝術化的生活，要本忠誠友善的態度，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廣結益友，追求愉快的、自由的多姿多采的精神生活。生活才有意義，生命才有價值。要使他們的情緒穩定，常懷爲己爲人，向宏遠健康的道路上邁進。

每個人該有自由意志，保有自由的權利。去發揮個人的智慧能力，爭取自己的前途，創造自己的事業。但，必須使學生們明白，不能爲了個人的自由而防礙他人的自由。不能爲了個人的權益，而損害他人的權益。倘違背這一基本原則，高談個人自由，便會帶來人間的紛擾與無窮的禍害呢！（下轉第6頁）

章學誠和文史通義

黃錦鉉

章學誠，字實齋，是浙江省會稽縣的人。他出生在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去世在嘉慶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

根據他次子華紱所寫的序文說：章氏在幼年時，天資愚魯，身體又弱，跟一般小孩一起讀書，每天只讀一百多字，就覺得很吃力。他父親看他這樣，也很同情，從不逼迫他讀書。然而他却嗜好讀書，只是不肯研究「章句」的學問；塾師講授「舉子業」，他也不很留意；這和他以後雖中了進士而不做官，靠替人修書作幕客過生活，很有關聯。他在書塾裏課業稍為空暇時，就拿諸子、歷史的書閱讀，日夜研究，孜孜不倦。看書時，常有自己的見解，知道去取，有不合私意時，就塗抹批改，遇有懷疑時，就隨時割記，留為參考。自從跟隨朱竹君先生求學以後，由於竹君先生的藏書很多，他有機會徧覽羣書，和名流學者研討講論，盡知學術源流同異。就以所聞所見，來印證平日的見解。有的和他幼時的想法一樣，於是才知道：一時的創見也有關天授，只是少年時讀書不多，不能夠取證盡情發揮而已。從此，他固守自己所學，更為堅定；就著述「文史通義」這一部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不過，他生在當時訓詁考據盛行的乾嘉時代，理論不能迎合當時的風氣，不受當時學者所重視。儘管安徽學政朱筠、湖北巡撫畢沅，都很器重他，把他招致幕下，而當時有名的學者，像邵晉涵、周永年、戴震、錢大昕、王念孫，和他都有些往還和接觸，但他的聲名還是不大。甚至他曾經寫文章罵所痛恨的袁枚，而袁枚好像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沒有一句反駁的話。可見當時學術界知道他的人並不多。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年）即章氏死後的第四年，唐仲冕刻「紀年經籍考」，道光初錢林作「文獻徵存錄」，都把學誠的姓氏錯成「張」字，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一些問題。

到了道光十二年，學誠的次子華紱在開封第一次刊印「文史通義」八卷，「校讎通義」三卷，學誠的著作從此才公開於世。

那已經是他死後第三十二年的事了。

「文史通義」分內、外兩篇；內篇，雜論對於「道」、「學」、「六經」、「文學」等的意見，外篇，則多評論史學。「文史通義」偏於歷史學，近人已論述，但根據「六經皆史」的說法，「文史通義」應該是屬於文化史方面的論著。不過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他對於「史學」的見解是什麼？然後對於「文史通義」才有比較清楚的認識。章學誠對於史學的理解，大體上是走劉知幾的路子，但也有些不同。劉知幾「史通」論史學的人才十分難得，提出史有三長，新唐書劉知幾本傳說：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

章實齋也以為：一個歷史學家，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對於才、學、識，提出更具體的意見。同時他批評劉知幾所說的「才、學、識」，還有缺點。他說：

「：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文史通義內篇史德）

所以他除了才、學、識之外，又提出「史德」來。他說：

「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賈操金，不解質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抉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同上）

他之所謂「史德」，也叫做「史意」，在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二中說：「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史意」其實就是孔子論

春秋所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義」。說得玄一點，就是天人之際的結合體。因為「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史德）這種天人交合的產物，還要通過修養的過程，才是氣昌情摯的天下之至文。這也是史德的高度表現，實齋稱它為「著書之心術」。他認為辨別心術的平正偏溺，極為困難，因為「人有陰陽之息，……而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於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史德）所以說：「心術不可不慎也。」（同上）

章氏心術的說法，基本的理論，是從他「原道」的思想演繹出來的。所以要明瞭章氏「心術」的含義，又先要知道他對於「道」的見解，這也可以說是章氏思想的體系。他認為古代並無文字，後世聖人設官治民，是不得已的辦法。他說：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校讎通義原道第一）

根據這一段話的意思，章氏是把後世一切的文物典章制度，都看做聖人不得已的設官治民的工具，而這產生文物典章制度的本源，却是看不見的道體。他在文史通義內篇原道中也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

這種說法，和莊子的理論是相合的。文史通義全書中，很多地方引用莊子的思想和文句，尤其文史通義內篇言公上所持的意見，可以說是繼承莊子天下篇的見解而立論的。可見章氏思想體系，和莊子的本體論是有密切的關聯；和宋人「性」「氣」的說法，也有一定的淵源。無怪後人批評章氏原道的文章「蹈宋人語錄習氣」（邵晉涵語）了。

章氏既認為後世的一切文章典制史籍，其源都出於「道」，而文章典制史籍的本身却不是道。只是通過人的筆下敘述出來的

產物而已；這種的關係，就是所謂「天人之際」，也是章氏所倡言的「史德」。因為文物典章制度是要藉人力來表達，所以談「史德」，必要談「心術」。這是章氏立論的根據，也是和劉氏「史通」不同的地方。明乎此，那麼，章氏的著述，在當時考據學風氣迷漫的學術界中，不受歡迎的原因，就不難理解了。根據這許多說法，章氏所說的，無論「史德」也好，「史意」也好，「心術」也好，都是涵蓋才、學、識之上的抽象名詞。他說：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史德）

那麼，什麼是「事」和「文」呢？他又說：

「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文史通義內篇申鄭）

章氏的意見，歷史的中心，在具體方面說，應包括事和文；在能力方面說，才、學、識三者要具備，這才是歷史著述之道的意義的所歸。一個歷史學家，假使不知道那抽象「義意」之所在，就不能稱為歷史學家，所以他批評「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由這個觀念的引申，認為王應麟的「玉海」，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不能算是著述。他把著述和編纂分開：著述是一家之言，編纂只是整齊故事而已。他的文史通義，就是根據這個觀念來寫的。他說：

「吾于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文史通義外篇家書）

因要著述成家，必求「義意」之所歸：欲求「義意」之所歸，必先具有「心術」「史德」的修養，和才、學、識的兼具。從這一個概念的發展，可以看出章氏寫作文史通義的中心思想，和他本人的自負。然而，他這些意見，並沒有被當時的學者所接受。鄭樵的「通志」，是章氏很佩服的一部書。認為鄭氏「概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

其中雖有一些小錯誤，章氏認爲無關緊要，主要是鄭氏能成一家之言。但是他的好友邵晉涵氏主持「四庫全書」史部編列選錄的工作時，却把通志列在別史類；和他的意見並不相同。不過，章氏的主張，對當時繁瑣的考據學風，却發生了相當的批評作用。

至於爲什麼叫「通義」？他在文史通義中有專篇解釋「通」的意義。什麼叫做「通」呢？他說：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也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文史通義釋通）

「通之爲名，蓋取譬於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文史通義內篇橫通）章氏的所謂「通義」其實就是會通其旨，在研究過程中，教人不可執於疑似之間，或得一察之好，像耳目口鼻不能相通。在方法上，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所以說：「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這個「義旨」，只能以心領會，不可言傳，因此叫做「竊」。這種研究過程和研究方法的結合，就是章學誠的史學觀。這個觀念自然有其時代意義，因爲章氏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並不是建立在虛無的主觀思維上，而是有其客觀理論的根據，所以他又提出「橫通」這個名詞來。什麼叫「橫通」呢？他說：

「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

章氏所說的「橫通」，其實質就是所謂「器」；「通」則是「道」，在他「六經皆器」和「卽器以明道」（原道）的見解上，可以說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所以說：「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橫通）這個理論是合乎科學的。由於可見文史通義的理論，不是憑空的冥想，而是根據詩、書的資料，加上自己的實踐體會而建立起來。他說：「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卽爲效法也。」（文史通義原學上）這可以說是章氏著述文史通義的原則。

總而言之，文史通義的中心意旨，是要綱紀天人，推明大道，追繼春秋大義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他在文史通義內篇答問上的一段話，可以做爲充分的說明：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畧，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章學誠和他的文史通義給予後世的影響相當廣泛，個人認爲最大的影響，並不是「文史通義」的本身，而是「文史通義」中所闡發的學術思想中的研究精神。現在分三方面來說：

一 求本的精神

章實齋在學術研究上，抱定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憑空徒發議論。他雖然反對當時以經學局限於訓詁的偏見，但並不能就說他反對訓詁、考據。他不過認爲訓詁、考據是研究學問的手段，不是目的。是反對以手段爲目的而已。文史通義內篇博約中說：

「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

這裏所說的「功力」，就是手段。手段並非目的。依着手段以求目的則可以，認爲手段就是目的則不可。求手段則易，達目的則難，所以說：「學不可以驟幾。」這可以看出他求實的精神。因

此，他批評王伯厚的許多書只能算是纂輯，不可謂為著述。他最有名的主張，那就是在「文史通義」內篇第一篇「易教上」的第一句「六經皆史也」。這句話也是基於他的求本精神而發的。因為「六經皆史」，所以說：

「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同上）這是即事以言理的求本精神，如果離開事實以論說道理，那就游談無根，不足為據了。」

他求本的精神，最顯著的是表現在他對目錄學的見解上。他自命是一個目錄學家，但不承認有目錄學這門學科的存在。他曾經說：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畧，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辯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于古書有篇卷參差，叙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章氏遺書外篇卷一 信撫）

章氏認為古人只有校讎之學，而沒有目錄之學。我們知道，我國從漢劉向、劉歆的「別錄」「七畧」開始，就有了圖書目錄之學，為什麼章氏說古人沒有目錄之學呢？這要從他求本的精神去理解。別錄、七畧是圖書目錄之學，但這些圖書目錄之所以產生，其本源實在繫於「校讎學」工作的表現上。章氏認為校讎學的內容是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舉「目錄」不足以包括「校讎」，而舉「校讎」則可以涵蓋「目錄」；這是很高明的一種見解。但是這種高明的見解，正是建立在他那求本精神的基礎上。這種求本的精神，還可以從原道篇看出一些消息來。他認為凡是要了解圖書發展的體系，以及學習文史學的人，都應該先明「道」，否則，將捨「器」而求「道」，徒託於空言了。所以說：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

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非徒託空言，以為明道也。」（文史通義內篇原道下）

章氏所謂的「道」，頗受有道家思想的影響，這暫且不論；但他認為學者必先明瞭什麼叫做「道」，然後才可以談如何去研究學問，研究的路向才不致偏差，却是他求本精神的具體說明。他主張：「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校讎通義卷一，原道一之一）也無非是運用追本溯原的推論方法，以說明戰國以前，沒有私人著述而已。這種求本的精神，正是他研究學問的精神所在，他的著作在身後之能受人推重，這與他求本的精神，有很大的關係。

二 批評的精神

文史通義全書可以說是批評的基礎上撰述的，因此不能迎合當時的風尚，被視為驚世駭俗。在寫成之後也只是熟朋友傳鈔，偶爾刊印幾篇。正式刻板行世，則已在身後了。他另一部著作「校讎通義」，不但不能全刻出來，而且原稿也被偷了。這個原因，和他喜歡批評的個性很有關係。尤其在編方志的見解上，他批評當時的方志說：

「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文史通義外篇方志立三書 議）

當時一般編方志學者，都是把人物傳記、典制掌故、文學記載合為一書。章氏則認為方志是經紀一方的文獻，一定要立三書，才合古人的遺意。三書就是：「做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做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做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他這種意見，和當時學者戴東原、洪亮吉都不合（見文史通義外篇記與戴東原論

修志及地志統部)。方志是否一定要合爲一書，或且一定要分爲三書，這是另外討論的問題，不過，他這種重視學術批評的態度，以及他創立批評的風氣，却是值得贊揚的。

實齋對文學方面的批評，也提出不少意見。首先他提出「文德」這個標準；這個「德」又是建立在有形無形之間。他說：

「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文史通義內篇文德）

文德的主要內容，在於知臨文必不可無敬恕。但「敬」又非「修德」，「恕」也不是「寬容」，所以我說是建立在若有若無之間，這和他對於「道」的見解是有關聯的。他提出「文德」這一詞，自稱是他首倡的。他說：

「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同上）

章氏的「文德」標準，是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並舉出編寫三國的歷史爲例：陳壽「三國志」以魏爲正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則以蜀爲正統。司馬光「資治通鑑」仍依陳氏之說，朱子「通鑑綱目」又改正過來。章氏認爲後來譏評「三國志」及「資治通鑑」的人是不對的。他提出孟子所說的「易地則皆然」這句話爲批評的根據，雖然並不很徹底，却不失爲公允的說法。其他批評「三國演義」的事實爲「七實三虛」，也非常的中肯。

關於文學的創作論，章氏也提出他批評的意見。他認爲文學貴在創作，有感於中，始發於言；不應專事模倣因襲，無病呻吟。這種意見固然是針對當時學風的不滿，但也是章氏富於批評精神的表现。他說：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

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文史通義內篇文理）

章氏的批評精神是廣泛的，不但是史學、文學、目錄校讎方面的，甚至對於支配當時學術界的經學，也作了不少嚴正的批評。尤其是對「漢學」的批評，更爲徹底，在「文史通義」的各篇中，幾乎都有或多或少對「漢學」的意見，而在「原學」下篇提出更全面的意見。他說：

「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蔽，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蔽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比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文史通義內篇原學下）

這些理論是針對「漢學」的學風而發的，而批評當時學者「只知徇風氣，不知持風氣」，更顯出章氏批評的勇氣。

三 科學的精神

章氏思想的體系，雖然是淵源於易經、莊子，理論很抽象。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却是科學的。即使他在論述抽象的道體時，也有其科學的法則。他說：

「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文史通義內篇原道上）

人類生活在社會上，暗合這個科學的法則而不自知。人類也必須依順這個自然的科學的法則，而後社會才可以均平有序。他又

說：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饗餐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

這裏說的不得不然之勢，就是自然的規律。章氏以爲人事的長幼尊卑，政治的畫野分州，都是由那不得不然的規律演變出來的。這個觀念非常重要，他認爲研究任何學問都要先明這個不得不然的大道。那大道是什麼呢？他說：

「文章學問，無論偏全平奇，爲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校讎通義原道一之一）

這個道，就是事勢不得不然的道理，也是一切學問發展的規律。由於它具有這種科學的思想，應用在研究學問上，事事必推究其源委，釐別其部次。他的「校讎通義」因被盜亡佚，以現存的斷片看起來，很可體味出他的科學精神來。他很欽佩劉向父子具有分析精微的頭腦，和條別異同由委溯源的科學方法，他說：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校讎通義序）

他的校讎通義，就是做照這種科學方法寫出來的。他說：

「今爲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校讎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釐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同上）

科學在於求新，使舊的文物收推陳出新的效果，這種精神，表現在他對方志的見解上。章氏認爲方志爲記載地方的人物、典章、制度、掌故等事跡，而人事有代謝，假使不能更新，後世便無從考訂其事跡了。他說：

「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其求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文

史通義外篇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章氏的科學思想，最具體的是表現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結合，而以「道」和「器」來統一起來。他說：

「天文則宣夜、周髀、渾天諸家，下逮安天之論、談天之說，或正或奇，條而列之，辨明讖職，所謂道也。漢志所錄秦、一、五、殘、變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地理則形家之言，專門立說，所謂道也。漢志所錄山海經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校讎通義補校漢藝文志第十之六）

「後世法律之書甚多，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後世故事之書甚多，就諸子中，掇取論治之書，若呂氏春秋，賈誼董仲舒諸家之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相沿典故故事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同上之八）

這裏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都用「道」和「器」的形式來概括其所要掌握的規律，可以充分說明章氏科學的研究方法。這種科學方法的基礎，則是建立他博而能約的功力上。他主張「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文史通義博約中）所謂博與約，是互爲因果的。以軍事來比喻，博就像是兵，約則是將；沒有兵則何來主將？所以未有不博而能約。然而無將則兵無所歸屬，所以亦未有不約而能博的。惟有博與約結合的發展，才是真正的學問。這是章氏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原則。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所標榜的雖然是歷史方面的，但就全面的觀察，其實是文化方面的。他不單是一個歷史家，同時也是批評家，而且是個客觀的批評家。所謂客觀的批評家，就是見解正確而沒有偏見，批評其所應當批評，贊揚其所應當贊揚。他批評王伯厚氏諸書不是著述，只是纂輯而已，但不否定王氏諸書是爲學的橋樑。他主張歷史的體例應該會通，但並不否定班固漢書的價值。他批評清代考據學家「溺於器而不知道」，但却反對考據學，並且肯定「考據乃學問所有事」。他很推崇鄭樵的卓見，（下轉第44頁）

管子思想

概說

香港能仁書院

思 真

管子（西元前七二〇——六四五）名表吾，字仲，春秋穎上人。少時家中很窮，事奉母親却甚孝順。後任政齊國，官拜宰相時，極力提倡禮義廉恥的教育，並推行農桑、漁、鹽、鐵等民生事業。為政則實施舉賢任能的民主作風，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富強稱霸。所以，孔子讚道：「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道：「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子攘夷政策，不僅安定齊國，亦使天下安定，實有民族禦侮圖存的功勳，因此，孔子特別推崇。茲將其思想概要，簡述如次：

一、官師合一 政教不分

「官師合一，政教不分」此即表達管子的思想主體，乃是政治思想與倫理教育合為一體，不可分離，一面以政治為教育，一面又以教育輔導政治，相扶相成，始能做到富國強民，天下大同的理想。

今日西歐強國，雖然富國，而國內政治與社會治安，日愈嚴重，青少年犯，有增無減，聲色犬馬，飲食毒品，兇殺盜竊，橫行全國，人心腐化已極。究此原因，乃缺乏管子所說之「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管子政治基本主張，雖在「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但是，我們不要誤解，以為西歐既已富國強民，就應該很易治理國民，何故國內人心這樣腐化和墮落。其實西歐富強國家，當前的教育設施，偏重於物質科學競技上面，對於管子的禮義的倫理教育，過於忽視所致。在既不能以禮義廉恥之政，又不能以禮義廉恥之教，化民風於厚篤，政治因此難臻理想，事所必然。

管子的「富而後教」之政治大經，是言行一致，如權修篇所舉出的牧民八凡，即是以政治推行教育的實際辦法：（一）、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教也。（二）、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三）、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四）、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五）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也，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六）、

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七)、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八)、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由此而知，管子是如何重視教育，而推行教育的實際辦法又這樣嚴密週到，所以，他不僅是世界上偉大的政治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教育家。

管子論政，則主賢人政治，如立政篇第四說：「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功不當其祿，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五輔篇第十又說：「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管子賢人政治的根本在於崇法治和尙人治，此兩者的重點是於德化來領導百姓，這樣百姓才樂意爲善，做個安分守規的良民。如權修篇第三說：「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

總之，管子論政基本精神在於愛民，一切設施，以愛民爲本。所以，政者重在貧富調節，亦即在於富民。教者重在感化，出以敬愛，乃得成其化，使不肖的成爲賢良的。這便是管子「官師合一，政教不分」的政治思想。

二、民貴君輕 尊重民意

今日的民主政治，一般人以爲來自西方，而不知中國在春秋初年的管子，已經發表了這種進步的民主思想。到了孟子更積極地以言論來宣傳，在四書中我們可以見到。因四書流行民間最廣，致使現在的人，僅知孟子政治主張民本主義，把管子早有的民本主義言論忘記了。

管子在首篇牧民篇第一，四順章即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霸言篇第廿三亦

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我們今天讀了他的這種「民貴君輕，尊重民意」之言論，不受感動，不對他由心裏生起敬仰。

三、按疆助弱 存亡定危

我們中華民族的泱泱大風，文化精神，莫不出於自然，合乎人道主義，以爲人類有共同生存，共同幸福的基本人權。如霸言篇第廿三說：「夫明主爲天下正理也，按疆助弱，圍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中匡篇說：「選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所以，中國文化精神：(一)以仁愛爲出發點——愛百姓，愛人類，愛異國。(二)爲愛人而惡人，而抑強扶弱，止貪禁暴。(三)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必使人人得其所，安其生。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亦即是中國文化精神，是與人類共尊共榮，不以自己生存幸福爲己足，更進而求人類共同生存幸福，甚至於爲求人的生存幸福而犧牲自身的生存幸福。此種捨己爲人的中國文化精神，是爲拯救今日人類世界的良方。

在春秋時代，中華民族，可以抵禦外侮，統一華夏，完成漢民族的偉大文化，這與管仲所施行的「尊王攘夷」的政策，有極重大的關係。因爲當時中國來自北方的侵畧者——戎狄蠻族，時進中原侵畧，如果戎狄得勢，今日就不會有漢族了。齊桓公用管仲之政策，九合諸侯，共同抵禦外侮，使中原夏族由統一而強盛，保存了中華歷史和文化。孔聖之所以讚譽，即在此功。那時苟不是諸夏民族的大團結，則狄患不可設想了。管子告桓公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實爲當時一最重要的觀念，可以使歷史命運因而轉變，故孔子要力稱管仲之仁，非無由也。

四、重法立法 上行下效

管子主張法治之義，重視四維，尊重民意，主德化，尙賢人

政治，尤重教育，維護人格尊嚴，培養廉恥，在這種原則下行法治，所以管子的法治為人民所樂從，他的事功可以成就，他的政治典範可以傳之永久，此即他的法治最大的特色。這與後來的申商韓李之流，嚴刑峻法，背倫理教育、德治、人情的法治主張不相同。他們不明瞭法律不外乎人情，亦不違背倫理道德，一味採取嚴刑峻法，絕情去私，反對教育，抹煞人民在政治上地位，忽視人性和人格尊嚴，不為人民所樂從，終必為人民所反對所咒詛，故後世很少對他們稱頌的。

管子在任法篇第四十五說：「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又說：「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這即他論法的定義，由此定義，而知其立法目的，在於「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其立法的用義，在於「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明法篇第四十六）其行法的道理，在於「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正世篇第四十七）

法制既定，必有始終，朝令夕改，親貴廢法，民無所遵從。維護法制尊嚴，管子以為「人人平等，上行下效」做到大公無私，才能使國家大治。

五、愛民務本 論政及基

管著臣乘馬篇第六十八說：「桓公曰，何謂春事廿五日之內？管子對曰……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管子的政治主張是愛民為出發點，因此他對民生非常注意。春秋初

年戰禍尚少，而管氏已經說出「不奪農時」，因農業社會重視時間，耕種與收穫有一定時期，時若遲誤，減少糧食收成，關係民生甚大。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暴君，隨時徵集民役或戰爭，人民痛苦不堪，有違愛民的本意，終為人民所唾棄。

其次管子談及政治體制，認為必以基層作基礎，上層的中央組織，始能鞏固領導機能，做到上下一條心的政治理想。如立政篇第四說：「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即此說明基層組織的方法。在立政篇第四論及如何實施地方自治「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門，慎筦鍵，筦藏於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於游宗，游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凡孝悌忠信賢良雋才，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於里尉，里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此與國父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相同，注重地方自治，目光深遠，見識卓越。今日台灣的治安優良，人民安樂，社會繁榮，應歸於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正確指示。

六、經濟宏論 富民為先

管子不僅是中國第一個思想家，政治家，法治家，而且亦是個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宏論重點，即在富民政策，其意義具有三種：（一）在以愛民，故以民生富裕為目的。（二）在民富則易治。（三）在民富而國自富。如治國篇第四十八所說：「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又說：「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

怎樣去富民呢？管子提出消極與積極的二種辦法：（一）在消極方面，力主舉國上下必須共同遵守節約。節約風氣養成，民

俗敦厚，財用自足，姦邪亦自無由而生。所以，八觀篇說：「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二）積極方面，主張在於重農，兼重與民生有直接關係的鹽、鐵、漁等事業。如八觀篇第十三說：「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業，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國家，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象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象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管子所定的官山海的政策，是由國家統一管理和經營，免爲奸商從中圖利，影响民生經濟的成長，因爲鹽、鐵、漁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東西。

管子的經濟論以生產爲首要，其次則尙分配，以互助合作來達成均富的目的。治國篇說：「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民作一而得均」，能互助合作以行經濟計劃，聰明愚庸之輩，能各用己力，站在各人崗位上，努力爲社會大眾服務，則民生經濟自然能夠平均。

本刊收支報告

一、收入

上期結存	1,513.05
本期捐款	2,140.00
總計收入	3,653.05

二、支出

第八期印刷費	1,880.70
第八期郵寄費	232.60
第八期雜費	250.00
總計支出	2,363.30

三、結存

收入支出相抵結存 1,289.75

內明雜誌社謹啓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卅日

捐款鳴謝

妙法寺捐助
南亭老法師
成一法師
會寬法師
黃天慶居士

港幣二、〇〇〇・〇〇
台幣 六〇〇・〇〇
台幣 三〇〇・〇〇
港幣 二〇〇・〇〇

內明雜誌社謹啓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卅日

（上接第17頁）

他一大羣隨從軍馬也不知究在何方？祇丟下他孤零零的一人。

這時見到一辟支佛，婆羅漢就問他：

「我現在迷路了，要怎麼樣才能走出這密林呢？我的軍馬人衆都在哪一方向了呢？你知道吧？請告訴我！」

恰好辟支佛的手臂上長着惡瘡沒有辦法舉手指路，只好以腳代替指出方向。

婆羅漢心想：「這是我的國境，你不是我的子民？居然敢待慢我，連手都不舉，以腳指路，實是可惡！」一怒之下，竟然拔刀砍斷辟支佛的手臂。

「要是王不自悔責，當受重罪，沒有出脫的日子。」辟支佛如此想。然後，他在國王前現出神通飛昇到虛空去了。

這時婆羅漢真是後悔極了，就跪在地上大哭，並禱告希望辟支佛能接受他的懺悔。辟支佛依着他的願望從虛空下來地面接受他的懺悔後，即入涅槃。

婆羅漢就築塔供養辟支佛的舍利，常常以香華虔誠在塔前禮拜懺悔，又許下大願，因此不久也就得到解脫，得到正果。

要知道那位國王婆羅漢，就是沙門師質的前身，因爲起了瞋怒，當時砍了辟支佛的一支手臂，五百世中要受砍臂而死的果報。幸好他那時懺悔得快，且充滿了真誠，所以不必墮入地獄道中受苦，而能因佛的度化終成阿羅漢果。

佛最後對諸比丘說：世上一切人爲的善或惡，遭致生生世世的福報或災殃，是永遠不朽的！比丘們聽了無不心中驚悚。

佛遺教經說：「瞋心甚於猛火」，真是一點也不假。

（未完）



莎翁常說：毛蟲和蝴蝶是大不相同的。

蝴蝶從毛蟲變化而來，童子亦知其然。可是，毛蟲受到的摧殘，用選擇和忍耐，才使醜陋變成美麗，笨拙變成輕巧，爬行變成飛翔。而人，不經過困苦艱難，是不會成功的，由于「艱難」當前，好多人便由安逸變得庸俗不堪，縱然有「毛蟲變蝴蝶」之喻，也提不起衝鋒陷陣的勇氣，大刀濶斧的作爲。文人尙窮而後工，便是一例。可見人類有一種「惰」性。在需要、限制、被迫的因素下，便走上了自動、創造、蛻變的階段。孔子絕糧於陳蔡，釋迦苦思冥想於菩提樹下，莎翁離家十一年苦鬥成功。這就是說：大逆之後有大順，小逆之後有小順。生命如石，因敲打而出火。

「我是拾荒人」，是寫我的經驗、我的人生、我的背景，方足以說明這個時代、環境、生活給我的厚愛——慘痛！使我覺醒！回思昨日，如同重生。

拾荒，是我的工作，有了工作，才能生存。能夠生存，則可以談理想與將來；

當別人乘飛機、汽車、船隻下班歸來的時候，我便出發開始工作；

揹負起竹筐，手執竹箝——走向髒亂、走向河邊、走向自然。

一、

*

*

*

走向髒亂

十年前，我都是黎明五點「走向髒亂」的。

由于人口的增加，工作範圍的狹窄，我的工作，已改爲晚上

了。

晚上，燈光輝明，夜深人靜；

路上，計程警察，活動不停；

我呢，背着筐子，翻髒倒亂。

在遼濶的人世上，我盡力工作，我守
本分生活。

不避車子撞翻我，
不怕警察來問我。

簷下牆角，可以當家；
自由路上，忙趕工作；
一塊布屑，一張破紙；
計劃生產，利用丟棄；
心力過程，不堪回憶！
身上之衣，口中之食；
我揀破爛，有何可恥？

* * *

晚上，風雨交加，爲了明天的生活，
我不能放棄今天的工作。

風雨無情，我用意志抵抗它；
工作艱難，我用毅力完成它；
形單影隻，我用理想提醒自己。

心理的準備完成了，
穿上雨衣、雨鞋，
戴上膠帽，
捐起竹筐，
又走向髒亂的地方。
街頭巷尾，清靜異常——人籟已息，
天籟方張。

風，吹在我的臉龐；
雨，打在我的衣裳；
閃，耀在我的頭上。
是光、是水、是冷。
我用「水」，洗去臉上的污穢；
我用「冷」，穩定感情的澎湃；

我用「光」，照明眼前的世界。
筐子！妳好堅壯啊！

妳，使我飽食暖衣；
妳，使我裝滿希望；
妳，使我生命富強。
妳的辛苦、毅力，始終使我感
激！

妳雖由新變舊，由舊變臭！
可是，沒有臭，也就沒有舊；
真的，沒有舊，絕對沒有新，
推此致彼，窮幽極微。

* * *

晚上，月色朦朧，清光搖影，如夢未
醒。

我在這盤古初開的剎那裏，倒也體會
出幾分原始的動態。

捐起竹筐，走向髒亂的地方。
人生可愛，
宇宙好美呀！
月光清明，疏影盪漾！
載幻載化，預啓鴻濛。
眼，看着月亮；
脚，踏着月光；
心，懷着遠方。

一筐筐的破紙，我把它攤平、壓好；
一縷縷的布屑，我把它洗淨、整潔；
一堆堆的垃圾，我把它培好、肥苗。
天地無棄物，
世上無棄材，
在拾荒的時代裏，

我頗領會得此種境界。

「行行復行行，

無光卽無情；
人生怕黑暗，
古今無二言；

我今暗裏走，

苦難一身担；

決心求光明，

順逆彈指間。」

詩，給我驅走了心頭的寂寞——換來了

歡樂；

月，給我驅走了眼前的黑暗——帶來了

光明。

我繼續背着筐子——

沿街沿巷的走，

隨時隨地的想；

想出人間的美——唱出人生的關

懷；

走出康莊的路——奠定光明的基

礎。

月，照在高空——向我大放光明；

我，站在地上——向它舉手歡呼！

歸程：

我看它、想它、還把握它——有

一個更美好的現在。

二、

* * *

走向河邊

黃昏，我揹負起筐子——

走過街頭巷尾，

奔向河邊，
揀拾破爛。

這裏：

是水流的入海道，
是垃圾的大總匯，
是無人的處女河。

是夜；

颱風來臨，

山洪爆發；

河水汹涌，

失性無情。

我爬到河岸的山上——

觀、浪濤的奔逐，

似無疆的野馬——馳騁前進

，不遜蛟龍；

聽、松濤的爭鳴，

如狼嗥與猿叫——天地一息

，夜黑風高；

覺、山搖而身動，

樹木折枝斷臂，河水嗚咽成

聲。

滾滾的黃湯，沖失了良田，毀滅了多
少農民的希望；

無情的狂風，吹壞了農舍，使多少貧

苦勞力的人，無家可歸；

失性的巨浪，擊翻了船隻，使多少有

爲的人，將生命付諸東流。

* * *

諺云：大逆之後有大順。

可是，老氏的「大亂之後必有凶年，」

我否認了前言。

深夜，我揹負起筐子——

穿過街頭巷尾，

走向河邊，

揀拾破爛。

經過颱風的吹襲！

洪流的沖擊；

古岸破裂、

河床改道、

水流易位。

揀拾破爛的地方，

也失去了屏障。

生活的壓力。

意志的支配——在河邊

我脫去鞋襪，

捲起衣袖、褲管，

含着眼淚、

咬緊牙根、

提起精神：

在混沌、摸索、試探中。

走下湍急的河水——

由淺入深，已過胸膛。

遠方漂來的浮木，

近處沖來的衣物，

我向它們游過去。

在危難的艱苦中，

一次一次地失敗；

在百折不回的信心下，

我接近了它。

用繩子拴好，套牢，

拖上岸邊，

歸類理好。

經過半月的努力，已獲得了可觀的成
績——

單就破衣，一五〇件、爛被一〇

條。

我把它分給比我更需要溫暖的人，

能用的，

零予縫補，即可暖身蔽體；

不能用的，

供給擦牀墊地、生狗育貓。

舊有的，

土坵崩了、路也塌了！

樹倒、花謝，荒涼遍野；

惟有，屹立不搖的山石、

盤根錯節的大樹，

象徵，有志氣的男人、

有信心的女人。

他們，才經得起：

風吹、雨打，

陷害、破壞。

破壞，對有信心的人：是種考驗！

而不被整倒；

陷害，對有志氣的人：是種創造！

而不被埋沒。

只有，混水摸魚、牆頭之草、因緣附

會的小人——

一遇逆境，就會走上「土崩、路塌

、樹倒、花謝」的結局。

盤古開天，我生不及時；

颱風災害，我親身經歷。

河川，

凹處，我用石子填滿它；

凸處，我用鐵鏟除平它；
污處，我用清水洗淨它。
河水啊！
妳慢慢的流吧！

人類的生活，靠妳襯托！
物類的生命，靠妳支持！
只要有我存在；
妳的冤屈終會昭雪！

* * *

物極必反，
天道好還。在——

辛酸苦辣的掙扎下，
黑夜拾荒的日子裏，

我認識了生活的層境；在——

孤獨寫作的感覺上，
學術研究的過程中，
我愛上了生命的永恒。

從「生命的永恒」裏，
我學會了堅定；
從「生活的層境」裏，
我學會了適應。

山嶽在變，生活在動，
生命像水，水能成浪，——它

向山嶽襲擊、
向生活挑戰、
同河流結合、

匯成汪洋巨川，
一片浩瀚——這是

因爲：

沒有生命，

生活也就失去了憑藉；
山嶽也就失去了知覺；
宇宙也就失去了運行。

筐子壓在我的肩上，
我不以爲苦；
垃圾經過我的手上，
我不以爲髒；

坎坷設在我的左右，
我不以爲險。

堅強的生命，像河水一樣的流奔
颯風吹不走它、
土石阻不住它、
污穢染不了它。

三

* * *

走向自然（註一）
回顧，沒有來源；展望，沒有盡頭，
名之曰「自然」。

太初有道，該是自然的註腳了。
母親辛辛苦苦的生下了我，

又快快樂樂的養活着我，
像春天的花木一樣，
自然的生長、開放。

* * *

自然好比母親，
母親好比大地。
自然啊！
您，是那麼的堅實、沉着、和祥。

嫩草生在地上、
長江流在地上、
崑崙壓在地上。
慈母啊！

您，不爲山重改變妳的堅實，
不爲河吼改變妳的沉着，
不爲草小改變妳的和祥。

——日日夜夜！
您，盼望着山高、草長、水長！

水，流到遠方、
草，長成茵綠、
山，高出雲表。

那怕自己受苦、受痛、受屈，
也不吐露一句冤語。

慈母啊！
您、使幼小的聯合生長，
您、使柔弱的持續不絕，
您、使孤獨的堅勁蒼拔。

「蒼拔」的高而成山，
「不絕」的流而成水，
「生長」的細而成草。

啊！
慈母啊！
您的懷抱，

大而無限，
小而無內；

大得可以容納宇宙，
小得不能容納一點污垢。

* * *

自然好比母親，
母親好比春天。

——自然啊！

您如春天般的溫暖——趕走了冷

酷！

您如春光般的明亮——趕走了黑

暗！

溫馨在我身後，希望在我身

前。

慈母啊！

您，似水仙花般的純真，

您，似金剛石般的堅強。

在生命的洪流裏：

我有過「冷冷徹徹，誰是知音」

的感覺；

「蒼茫落寞，殘陽下沉」

的生活。

在這種：沒有希望的「生活」裏；

百般殘酷的「感覺」裏，

我，得不到溫暖，

見不到光亮。

每次，

我「走向自然」——曠野、水邊、山

前。

揀拾破爛，忘記苦難；

心情舒暢，浩氣奔放；

生命之火，立時復灼——

我有了妳，不怕黑暗；

我擎着妳，永遠溫暖。

西塞羅說：

「瞭解生命真諦的人，可以使短

促的生命延長」。

我要受的罪，已是過去的冬天；

我要享的福，正是眼前的春天。

* * *

自然好比母親，

母親好比天堂。

自然啊！

您高高在上，

上有天堂、銀河、月亮，

和那世間沒有的風光。

慈母啊！

隔別已久，

日日夜夜，

我盼望與您相見。

世上的黑暗，我討厭它——盼望

您，把我從地獄帶到天堂；

世上的痛苦，我已受夠——盼望

您，把我從泥沼帶到岸上；

世上的詐欺，我卑視他——盼望

您，把我從謊言帶到正義。

慈母啊！

唯有您的愛，

可以融解人類的隔閡；

唯有您的力，

可以挽救傾倒的危機；

唯有您的心，

可以體會未發的道理。

慈母啊！

我倆山水遠隔，

不能飛越一見——親切談！

我倆天堂地獄，

不能直接通信——報平安！！

我倆仙人異界，

不能再叙天倫——夢團圓。

慈母啊！——我

身在世間，心在天堂，

日日夜夜，忙趕工作。

揹負着筐子，作一個拾荒的人；

走向自然尋母愛，孤燈之下費思裁。

屬於您的：

太陽、空氣、水，

一點沒有機心，

永恆偉大；

屬於我的：

精、氣、神，

一點沒有假藉，

堅旺強壯，

「堅旺強壯」的

加上思想

向苦難衝去，

使之百戰榮歸；

「永恆偉大」的，

加上尊讓，

向造化邁進，

使之日新又新。

註一、「我是拾荒人」第三部為「走向自然」，前有「自然頌」一文，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作，發表于「文化生活」月刊（發行人李場先生，台北市安東街四二二巷五號之五）二卷四期。

註二、該文分三大部，每部分三節，作于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完稿于六十年一月十二日夜行都台北市「自治齋」。

研究工作的新開展

張其昀

——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在中華學術院各研究所會談致辭——

中華學術院主要是由兩種組織所構成的，一為學會，即二十個分科學術協會，合計有會員一千四百餘人，均為中外績學之士，一為研究所，復分為甲乙兩種，其經教育部核准招收研究生者為甲種，未招收研究生者為乙種。但乙種改為甲種，逐年在增加中。例如海洋與華僑兩所，去年為乙種，今年已經招收研究生，而成為甲種了。

甲乙兩種研究所，除招收研究生與否外，實際上，其基本性質，是相同的。列舉如下：

(一) 成立理事會 私立大學的研究所，必須爭取社會支援，充實經費來源。茲規定捐款一萬元以上者得聘為理事。(名譽的，永久的)理事名額十五名至三十五名，捐款五萬元至十萬元者，並以華岡建築物之齋名為紀念，二十萬元以上者，以華岡建築物之堂名為紀念。(例如日本孝道團會捐款百萬元，在佛教文化研究所建孝道堂以誌永念。)理事長則聘請德高望重者擔任之。

上項捐款，統稱為研究基金，存入華岡實習銀行，由各研究所自己負責保管，只用利息，不用本金。並望基金數能逐年積累，繼長增高，以鞏固各研究所的基礎。

(二) 成立研究會 每一年度，由研究所所長擬具研究計劃，聘請研究委員若干人，組成研究會，致力於專題研究，並得舉行討論會、座談會等。每一年度，希將研究成果。印成論文集成年報。(例如佛教文化研究所最近出版「佛教文化學報」與「二十年來佛教經書論文索引」。)

(三) 鼓勵學人深造 乙種研究所雖不能直接招收研究生，但可鼓勵外來學人，進入有關甲種研究所深造。例如佛教文化研究所為乙種研究

所，但在曉雲法師號召之下。現有澳洲、意大利、德國、韓國、伊朗等國學人，在甲種研究所從事研究，由曉雲法師親自指導，或研究佛學，或研究藝術，成績斐然。

各公私機構團體，凡捐款十萬元以上者，得保送研究生一名，來有關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欲得學位者，則須參加入學考試)，由各所予以便利。為期一至三年，每人每月給予獎學金一千元，此為建教合作之一種方式。

(四) 參加國際會議 例如曉雲法師本年七月，曾應雪梨僑社之請，至澳洲宏揚佛法，同時主持世界人類學會在雪梨開會時，各國代表訪問僑社之節目，此為澳洲展開介紹中國佛教予國際人士之首次活動，意義甚為重大。

以上四事，以佛教文化研究所近況，作為舉例，其他各研究所都在積極策劃進行，限於時間，恕不一一列舉。至於研究所與社會各方面，舉行建教合作，藉達學以致用之宗旨，乃為各研究所最高之理想與任務，希望盡量設法，切實推進，以宏研究工作之績效，至所企盼。

中華民國之大學教育，以光復大陸為神聖使命。本院設有大陸問題研究所，希望每一研究所均能參加大陸問題之研究工作，分者極其精詳，合起來便是最好的集體貢獻。將來彙集出版，公之於世，可作光復大陸的重要參考資料。此當為我中華學術院最大的特色。我們大家在此方面，務須分途以赴，合力以成，以盡我中華學術院應盡之職責。相信各位先生均具有同感和高度的熱誠。

再者，中華學術院正在籌建大良館，一名研究大樓。將甲乙兩種研究所，盡量集中於此大樓，藉收彼此互助之效。每一研究所分配一或二間。但須負擔建築經費十萬元或二十萬元。此即為各所永久所址，不需遷徙變更，各隨實際需要，從事佈置陳設。本院二十個分科學術協會，亦各分配一間，與各有關研究所為比隣，俾密切聯繫，相輔相成。此外閱覽室、會議室、餐廳等。則為公用。事先可妥為安排。詳見附件，敬祈指教。(此為草案，有伸縮性)

學 禪 室 隨 筆

皇帝和尚的詩

唐宣宗在未即位之前，因避武宗忌妒，遁跡爲僧，一日遊方，與黃蘗禪師相遇，同觀瀑布，禪師說：「我咏得一聯，惜下韻接不着！」宣宗應聲道：「那麼？我當續成之！」禪師因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接口而續：「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龍生龍種志自不凡，禪師知他非池中物，不久，果踐九龍。

同時這詩亦已犯讖，因爲宣宗以後，懿宗和僖宗朝時烽火連天，中原板蕩，正應上了波濤起伏的混亂局面。

忠臣廟題詞

歷代忠臣孝子，行誼感人，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永垂千秋萬世。後人題壁詩甚夥，而詞却罕觀，讀詞壇紀事，有一則足稱絕唱。

「宋文丞相過唐忠臣張巡，許遠雙廟，留題沁園者一闋，詞旨壯烈，千載之下，昭然與日月爭光。劉文成伯溫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正與文山之詞相匹，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面金鑿，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抹危濟困，拯溺摧頑，清明要繼文山，使廉懦聞風胆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溼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元僧圓至

明都穆撰南濠詩話：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揜竹房，輕寒脈脈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烟霧是遊塵。」送人云：「送子江頭水亦悲，更能隨我定何時，垂楊但爲秋來瘦，不爲秋來有別離。」他如再往湖南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涼，竹枯湘淚盡，花發楚魂香。」

元僧同谷

寒夜錄：香城寺後二里許，碧雲菴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同谷（按同谷是元朝廷祐年中的香城寺住持）一絕可誦，詩云：

半空飛瀑掛岩層 六月生寒水亦冰
銷盡許多塵劫事 碧雲深處一閒僧

宋大畫家惠崇

宋代畫家中，僧惠崇的小景畫最爲突

出，寒汀烟潛，瀟灑虛曠，極蒼茫寂寥山水之妙，黃魯直以詩讚美他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

東坡居士對他的畫亦推崇備至，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舒王也有詩嘉許其工：「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闊西江浦，鳧雁靜立將儔侶。」

皎然改詩趣事

唐高僧皎然俗姓謝，名晝，是謝靈運的第十世孫，居湖州杼山，中年了心地法門，文章雋麗，和顏真卿、韋應物等大家交往甚密，尤長於詩。某次，有詩僧袖詩拜訪，皎然指其御溝詩句中「此波涵經澤」的波字未穩，應當改去，此僧佛然作色而去，皎然亦聽他方便，不稍留，因他度此僧必重返，於是取筆寫一「中」字，握之以待，無何，僧果復來，說是要更爲「中」字，皎然展手示之，相顧大悅，遂定爲文字交。

論青年學佛的利益

續明法師紀念獎學金第三屆佛學論文

逢甲工商學院 李正藝

「學佛」是一件極偉大極光榮的事，因為佛是一位人格圓滿的修成，證悟人生宇宙萬有諸法的實事真理的大覺者。如果能依佛所覺的真理，而去研究修學，則人人必可成就崇高偉大的人間覺者——佛。

有些站在佛法邊緣的人，往往都是認為佛法博大精深，浩如瀚海，哲理太深，令人難於瞭解，甚至有人因此而嚇得不敢學佛。有些人認為佛教是迷信，消極厭世，逃避現實，不事生產，意志銷沉，學之無益。更有些人認為學了佛的人生是灰色的，青年人是不可學佛的。如是種種觀念的人，實在是錯誤。

佛法的勝義，雖是玄妙高深，然其教理則有深有淺，有大小、偏圓、權實、頓漸之方便。法門廣大，皆依眾生之根智利鈍施設；隨機逗教，盡做深入淺出的分析引導趣入。普令眾生都能隨所樂求，而達其最高理想的真現實，真解脫。所以佛法並不是怎樣的深奧，更不是什麼令人不能瞭解的秘密，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研究的方法，再肯悉心去研究它，總會有豁然貫通的一天。

須知「學佛」是在闡明人生宇宙萬有諸法的實事真理，是在開覺人類的智慧，轉迷啟悟，破除無明長夜的黑暗。常人誤以佛學為迷信，而不知自己正是迷妄者，墮入深坑而不自覺，顛倒如此，安能不造惡業而受苦無邊呢！何況佛教的根本思想是以積極出世的精神，做入世救濟的事業，解脫眾生無邊煩惱的苦痛，充實人生現實理想的生活，開導人性的昇華，莊嚴人生無上的安樂；絕對沒有絲毫迷信的色彩，或消極厭世，逃避現實的思想。

沒有讀過佛經的人，或以為學佛是老人事，要待老年方去學佛，青年時代是不需要學佛，這也是一種錯誤的偏見。因為老年人固應學佛，青年人更宜學佛。如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在十九歲的時候，就離開皇宮，逕往雪山修道，而得成就人間佛陀，創立了富有崇高哲理的佛教。僧團中極有智慧的如阿難陀、羅睺羅等諸大弟子，都是在很年青的時候就出家學佛。還有一位名叫耶舍，受了佛的教化，也很年青就學佛，並且還帶了他的一羣青年朋友都來學佛，成為佛教的在家弟子最早的佛教青年團體。

佛教自傳入中國到現在，二千年來，學佛的青年亦不知有多少，如東

晉時代最有名的法顯法師，唐朝時代的玄奘法師，他們都是在年青時代，奮發無比的願力，冒着千辛萬苦，到印度去留學，後來成功載譽回國的青年佛學家。在英師之後，還有義淨法師，也是在青年時代帶了近百的青年冒險家到印度去留學。後來雖因路途艱險磨折，病死很多只剩下不到十人回來，但青年人為學犧牲的勇敢精神，都在他們的身上表露無遺。

近世對佛學最理解的在家信眾，如楊仁山、龔自珍、康有為、孫中山、梁啟超、譚嗣同等，他們都在年青的時代，就接觸過佛法，且對佛學的造詣很深，都是名震一時的近哲。其中以孫中山先生獨具慧識，擷取佛學的中心思想，創設三民主義，建立新中國，而被尊稱為國父。

像這些偉大的青年，其能雕琢成他們的琦璋，發揮他們的偉力，莫不是由於接近佛學之後，開覺他們的智慧，啟發他們的正思想，激勵他們的意志向上奮鬥而成功的，這完全是佛學裏面具有許多造成青年人偉大的因素，然而却有人說學了佛的人生是灰色的，青年人不學佛的話，於此，不得不略為說明學佛的利益。

一、學佛能開覺智慧：青年人都有一股富於求知的熱力，而在佛學中更有許多闡明人生宇宙萬有諸法的實事真理，供我們的追求研究，擴大我們的心胸，開拓我們的個性，發揮我們的自由意志和思想。

二、學佛能啟發熱情：青年人的心裏，都蘊蓄着無限的熱情，須待良好的外力來誘發，而諸佛菩薩那種悲天憫人的願力，正可以啟發青年人的熱情，使之與諸佛菩薩的慈悲引起共鳴，才能發揮青年人的偉大魄力。

三、學佛能激勵意志向上：青年人第一要事，應是使自己的意志向上，而有思想，有意志的青年，他的胸懷抱負必是宏大的，決非自私自己的。國父說：「應立志做大事，不應立志做大官」，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而佛教正是教人以「難忍能忍」的修養工夫，「難行能行」的奮鬥精神，凡是有慧有志的青年，遇此莫不振奮有為，力求上進，氣吞河嶽，勢奪乾坤。

四、學佛能破除私我：國父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前進的青年，必喜為社會羣眾服務，不為自己個人的功利安樂打算；而佛教正主張「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皆離苦」。同時又闡明社會緣起互助而成的緣起觀，以眾生無我而發為大悲，積極為社會大我服務。為羣眾謀福利的苦薩心腸，最能激發青年人的意志與熱情，為國家服務，為社會、為全人類服務。

學佛的利益，多如海水，上面所說有關學佛以及利益，只是海水的點滴而已，但願借此微少的海水，能點醒站在佛法邊緣的青年人之智覺，斷除疑惑與偏見心理，及早踏着輕快的脚步，邁進佛學的法門——學佛。

如何繙譯佛經

雷晶磊譯

(法界佛新聞)此則文章是由菩提法海出版社 (VAJRA BODHI SEA PUBLICATION SOCIETY) 發出，以供刊登。

美國比丘尼 興賢 (Bhiksuni Heng Yin of the U.S.A.)

「對、對、對」

中美佛教總會之佛經繙譯社 (THE 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 OF THE SINO-AMERICAN BUDDHIST ASSOCIATION) 現正從事佛典繙譯，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當繙譯的時候，有一個目標一定要掌握的，那就是避開表面的直譯，而要把握它內涵又傳神的意譯。

佛譯社的繙譯工作全部由受封的僧伽會 (和合僧團) 會員所推動的，他們大多擁有著名大學學位或更高的資格；同時亦不乏既虔誠又有學問的在家男女居士參與工作。

以前繙譯佛經，大多是學者的工作，他們作為先鋒的努力，只限於在有如恆河沙數般的佛典中，開一繙譯先河，但仍未譯出原意來。

在亞洲的僧伽們是非常熱心地把它接受下來的。「好、好、好」他們如是說。但他們的評判都嚴重地遭受損壞，這都歸究於他們對英語不大通曉之故。另一方面，一般學者們所遭遇到的障礙，就是缺乏信仰心，加上他們試圖從世間法方面去了解佛法時所遇的困難所致。

雖然亞洲的佛教界說：「好、好、好」，但他們乃至西方的學者們又真正知道譯得準確與否呢？是否能夠傳達它的正確原意呢？

你或會問——「怎樣才能把握它的原意呀？」

這裏有三個先決條件。首先就是要修行，即是切實地勤修戒、定、慧。最近有一位教授發表一項聲明「我們學術界需要有天賦的人才能繙譯有

如佛經的東西」，「但真正需要的還是勤於修行。」

有老實的修行為輔助，我們就很容易領會其奧妙之原意，而自然能把它譯得正確了。

當佛陀被問及在說法時應否加以華麗之詞句時。佛陀回答說：「不。應用大眾所能明白的。最重要的還是令佛法普及化。因簡單的語言才能顯示出佛法之自由與平等。」

「那麼把它譯成粗俗的英語嗎？」你會問。當然不是呀，一個直接、簡明、和清楚的風格就夠了。即是維持着中庸之道可也。

第三樣所必須的就是速度。現在是核子時代。潮流不斷在幻變，樣樣都講求效率。但最要緊的還是能夠知行合一。你也許會修行，也許會悟道，也許會將它譯得準確，但除非你有勇氣去實踐，否則依然沒有成果的。西方社會，由於政治、經濟及社會秩序的傾側，將不會從書桌上那堆染滿了塵的未經繙譯之原典上得到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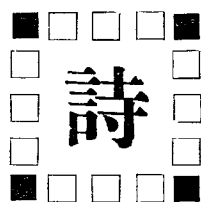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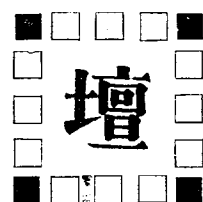
在金山法寺 (GOLD MOUNTAIN PHANA MONASTERY) 裏籌備繙譯大乘經典及評註出版的工作是每天十八小時，每星期七日不休息的。所以在此希望東、西方僧伽們，在家居士及學者們能夠合作及從速完成這件重要的任務。因為只有令佛法普及，才能使人類有永久的和平。最後願諸佛及菩薩道聖賢援助我們，啟發我們的智慧，促使我們有技巧地、準確地和迅速地工作。這樣，佛經的基本道理才能顯示出來，而得沾佛經的人們，將不會陶然地點頭叫好；代之以覺悟的讚嘆「對、對、對」。

(上接第31頁)

但鄭樵反對班固斷代為史，章氏却表示不同的意見。這種公正客觀的態度，是一個批評家所應有的修養。尤其值得贊揚的，是他批評的勇氣。當乾嘉之際，考據、訓詁支配當時的學術界，章氏却不假聲色，大膽的批評當時的學者，從「驚世駭俗」、「見者愕然」的語句中，可以想見他批評的勇氣來。

章學誠的一生，是不得志的。從二十三歲參加鄉試起，考了七次，都沒有中式。生活潦倒，依人作嫁，直到他四十歲才中舉人，第二年（乾隆四十二年，西元一七七八年）中進士，但又不去做官，只協助湖廣總督畢沅編「續通鑑」並主持過定州、保定、歸德等幾個書院而已。他一生的貢獻，是長期間從事「方志」的編修，並有獨創性的見解；而尤其治學的精神，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假使章氏早年官場得意，恐怕身後在學術界也不會有這樣的高名吧！

(本文原載「書和人」一八八期)



河邊詩兩首贈周宣德兄有序

詹勵吾

周宣德兄遊美，遠道見訪，達加國邊境，以旅程緊迫，不及簽證來多域，余乃迂之於加美接壤世界最著名之尼亞加拉大瀑布河邊，相與盤桓兩日，十餘年萬里神交，得共遊靈區，互傾積愫，快慰何極！爰成俚句，藉留永念。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不知秋氣深。霞明楓樹林。
携持萬里手。證印故交心。
兩岸齊觀止。分河隔古今。
瀑流喧亦寂。疑是梵天音。
去住好隨緣。分陰抵萬年。
欽君三不朽。愧我一難捐。
聞法矜詩妄。觀河向道虔。
靈山他日會。應盡俗情牽。

登玉山

李武忠

身立須彌上，神遊宇宙中；
羣山伏脚底，回顧我爲峯。

憶舊感

胡信田

養心如上九重天，放心如脫籠頭馬；
念五載寒燈下，血心融雪梅生春。

和韓堯森先生大作

謝洗塵法師教導

曾澤添

修身淨心伴鼓鐘，弘法精舍壯如虹。
皈依三家悞虛幻，佛心爲心色是空。

弘法精舍頌

弘法精舍近青山，舟車方便朝夕還。
依山向南臨蒼海，禮佛參神樂清閒，
俯視慈航香江泛，仰觀佛光顯荃灣。
寺清地潔無暑熱，四方施主笑開顏。
衆信駕臨皆富貴，大德僧伽苦修行。
觀音救世施法水，西天彼岸美如斑。

修身淨心

佛法觀念是修心。明辨是非知善惡。
淡薄名利守寂靜。了悟世相多無常。

又：

學佛要在解與行。依解起行行深解。
皈依三家揚佛法。誠頌經典證菩提。

送勉美籍比丘恒授禪人應

香港佛教人士邀請弘法

宣化作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日

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法無正末，人有臧否。習焉不察，相率成風。以佛法爲戲論，而不躬行實踐，視修持爲空談，竟然虛僞色莊，誠堪注意。賢者當力挽頹俗，改革僧範，謹慎將事，切勿負吾歷年來，誨導之苦衷，務期佛教發揚光大，正法住世，其誌之哉，並以偈贈之。

修福修慧修禪觀。多種善因少結冤。
慈入三世恒相授。化始六朝果然先。
娑婆極樂惟心現。地獄天堂法界含。
無念無生常自在。摩尼寶珠本來圓。

論說通及心通

佛教書院佛學系 麥娟惠



六祖無相頌中，以說通及心通為全頌之首，是明確指出宗教兼通，方得圓通也。

說通乃藉教明心，佛祖俯為初機者開示，俾循正道而修，心通乃默傳印，為發大乘者最上乘者說。二者名雖異而理則一。如頌云：「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蓋眾生智愚不同，悟有遲疾，此乃應機說法而已。何以故？蓋能心通則說自通，內心朗然寂照，照而常寂，則暢所欲言。通達無滯，如日處虛空，徧一切處而無障礙。若能說通則心必通，蓋心為體，說為用，體用一如，運用無禁，取之不竭，左右逢源，凡有所說句句明心。若心不通雖強詞奪理，焉能圓自其說，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也。故曰說通心必通也。

大根基如六祖，仍須五祖為說金剛經，方能言下便悟。頓悟菩提真如本性，直下觀心，了徹萬法唯心，固不假向外馳求，直趨菩提正路。祇此一聞，何異畫龍點睛，謂非宿薰乘種，久積善根，能如是乎。

然世人迷心已久，能受持讀誦大乘經典者，甚為稀有，況一聞即悟者乎？此有賴於說通之必要也。春秋之世，說客輻輳，儒家學家，修辭是尚。況佛法玄妙，豈世智辯聰者可能道達。古德云：佛法無人說，雖智莫明了。況不智者哉。如來之說法也，種種言辭，種種譬喻，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象心。六祖亦云：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以為開導，須知正因佛性，本具萬德，得聞大善知識解說，作增上緣。有此緣因善性，從聞思修，便能引發了因慧性，還照心體。學者能如是觀，以般若心光還照般般心體。知理一如，洞達中邊，究窮諸法底源，則說通及心通，皆通達無碍矣。

論普賢行願不與思議境界

陳美玲 系學佛院書教佛



普賢行願稱十大願王者，諸佛教菩薩皆依如是願行故。此十大願行：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回向。此十大願，皆具足四法界三妙觀義。

四法界者，即事法界，理法界，事理圓融法界，事事無碍法界。一一行願皆能奉事十方三世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持此行願無遺，此即事法界；一一行願皆稱性而修不住不着，即理法界；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從理起修諸行願，即理起事，行行願無不還契於理，即事理圓融法界；了一一事全體法界故，一一行願能一身現無量身於極微塵數佛所前，廣修行願無窮無盡，即事事無碍法界。觀於事法界修圓假觀，雖了諸法如幻而于一一行願如法奉行。觀於理法界修圓空觀，觀法界虛空皆唯心現，其性本空故，雖修廣大行願了無住着。觀理事圓融法界，觀一切法，即空即假，真俗圓融，稱性起修行願，修還契性故。觀事事無碍法界修圓中觀，塵塵剎剎，廣修諸行願，一一皆稱真法界，皆唯心中道，不可思議。此十種廣大行願，具足四法界三妙觀，圓融無碍。故普賢行願即為入不可思議之解脫境界也。



論福德與功德之別

佛教書院
佛學系 雷晶石



世人常把福德與功德的意思混淆不清，以為福德即功德，只不過是一如二，二如一之稱號而已。其實，兩者是大異其趣的。

常言道，布施之人是功德無量的。但嚴格地說，這只是福德而已。因布施是利他為主，故有造福之因，亦只能收福德之果罷了。我們可從梁武帝問功德於初祖對話求證。武帝問初祖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師曰：「實無功德。」師即說：「此名為求福，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故不可將福德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祖師進一步釋明功德者乃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的。由此可知，所謂福德者，只是着相行善而已，而功德者，則象善奉行，應無所住，能明心見性，復本真如。

祖師除把福德與功德不同之號，詳加說明，微細分析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若見本性是成佛之功，了佛心眾生平等無差，是菩提之德，能見真如本性，功超一切有為修習故。師又曰：「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能念念與真如相應，觀諸法實相而無滯無着。常常照見本心自性，從真如實際理體稱性而起不可思議之妙用，方名為真實功德。故又曰：「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虛心若谷，謙恭受法是功。嚴守正軌心無邪染是德也。又曰：「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明見自性，了萬法由心建立，是謂之功。心體如如，

念念無住，無能念所念，是謂之德。

祖師又告訴我們，「不離自性，應用無染」乃示功德之不二法門。因為念念不離自性，則智慧常生故。智慧心光，顯耀心體，應用無盡，隨緣應物，不為自求。若為自求，則有所取，有所染着；必無染着，方名功德故，又曰：「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當知佛性平等，眾生皆當作佛，所謂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且一切眾生，皆未來諸佛，故「常行普敬」。若背道而馳者，「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矣！」

論一念一切悉皆圓

佛教書院
佛學系 郭惠愛



「一念一切悉皆圓」，此語對於凡夫外道者難解難信，何以一念能具如斯勝功德耶？蓋了諸法唯心，一念具足十法界聖凡因果，十法

界亦唯是當人一念，於一念中，稱法界性，行法界行，清淨無染，隨修一行，圓該萬行，故能一切功德皆圓滿成就。可知佛語不虛。如壇經云：「何期自性，本自具足」。蓋一切因果，世界諸法，因心幻有，然真如自性，本自具足一切法故。此一念具足四法界，一境三諦，五果圓攝，徹一切法皆中道實相，全事即理，理不碍理，事亦不碍事，事理無碍故，隨修一行，圓該萬行，理事本自圓融故。既知一境三諦，隨舉一境皆具三諦，言三即一，眾生迷此一念，蓋覆真如，障

總而言之，修功德之法門，在於一切時處，念念無間，直照心源，即以如如智常照如如理，故曰：「念念無間是功。」稱心修行，平等正直，大公無私，自他無隔彼此一如，故云「心行平直是德。」棄於生滅，守於真常，故云「自修性是。」觀幻化空自身即法身，亦諸威儀圓成戒德，旋源自歸，續佛慧命，故云「自修身是德。」如自觀心息妄，復性修身，是名真功德。

由此可見，功德非同福德，如是若功若德，皆是自性中求，非同世間福善，於着相布施供養而得，只是有為福善，人天因果，如影隨形，有漏之因，難契真常。故福德與功德，又豈可同日而語哉？

X X X

自本性。今藉深信解力及普賢行願威神力為增上緣，可成就五果。行者聞經深解，依教奉行，自能遠離惡知識，永離一切諸惡道，以願契行，自得增上果。思齊賢聖，行久功深，乃至惑淨理圓，與諸佛同入剎婆若海，是為等流果。誦持此大願王，能消惑障，即為離繫果，以斯行願諸功德，納藏八識田中，來生相好莊嚴，決定成就菩提，是為異熟果。誦久經通，智慧朗現，自行無碍，化他亦爾，則謂魔外道不能摧，堪為三界所應供，是為士用果，皆在當人一念中可以圓成矣。經云：「若復有人書寫一四句偈，速能滅除五無間業，讀誦受持，其功德唯佛乃能證知」，讀誦受持書寫，倘有如是不可思議之功德，况一念稱法界性，而起斯行願，須知此一念，性具一切功德，是故一念一切悉皆圓也明矣。

畧論

禪定

與

止觀

佛敎書院佛學系 葉福瓊



禪定與止觀，字異而義一。依敎、理、行、亦無有不異之處。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即名為止，內見性不動即名為觀。安心實相，永息攀緣，止觀不二。善能分別諸法相即圓頓觀義。於第一義而不动即圓頓止義。坐禪法門，無不着心，亦不着淨，亦不是不動。離一切相即止。無住無着即觀。即止即觀，即觀即止，止觀不二。坐禪即止觀，止觀不二，心不為境障則惺惺寂寂，行不為念碍，則寂寂惺惺，寂照如如。故照外時，不為善惡境轉而動於心，是名為「坐」即定義。回光內照時，見自性如如不動，不為念擾名為禪，即慧也。止觀不二，定慧均等。若敎理、行、無有不同之處，禪定之指歸，止觀止宗趣，皆是期證無上菩提妙理，是證亦同，故云：「文字雖非般若，非文字不傳般若，依文字悟般若，即教悟理，依理起行，行成契理，是即祖傳禪定佛說止觀共出一轍」。經云：「外離相為禪」，即禪那止寂義。又云：「內心不亂為定」則是觀智得力，故名定。豈非禪定不二、止觀雙修，更何異哉？

畧談一行三昧

佛敎書院佛學系 葉福榮



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是也。謂修行之法門雖千差萬別，但心本無二致，只能於一行深入，入一無妄，無妄亦無，究竟清淨了不可得，即得解脫。故今祖師開示微妙禪定行法，示明大眾於何時何處，乃至於行住坐臥皆當要直心正念，念念觀照，所謂觀者即觀根塵識之性，空如實相，了不可得，故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如是無論自利或利他皆能與實相應。菩薩因中以直心莊嚴佛淨土，故直心則心無詭曲，究竟清淨無染，心無所染，故淨佛土自淨也。

然眾生迷心，口但說直，其實心曲外直，隨意攀緣，妄加計度，立空破有，攢有非空，以緣心為性，更執法為道，對於一行三昧，以為常坐不動，抑止妄想不起名正念，實是以妄壓妄，猶如大石壓草，遇緣復生，非根本伏斷，如是顛倒知見，仍然沉淪生死，不知何時得絕，可不悲哉！故無論自利他當依正見，直心正念，則不違實相之旨，能不違實相，故能直觀虛妄之根塵唯心無性，故隨依一門深入皆可安住於聖位之中，無住無着，念念觀照，如是稱性起修，修而無

修，無修而修，修還契性，方可步步歸真，離諸妄想則可住佛所住，悟佛所悟，凡有所修皆是成佛法門，凡有所行皆到如來一切智地，故直心正念為修行之根本，行一切行攝歸一行，一行統一修行是名一行三昧也！

論無住為本

佛敎書院佛學系 李瑞賢

經云：「依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本者，乃本源自性清淨心體，以無住故能隨緣而生起萬法，無住故能住一切法之位，如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所謂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也。但若隨淨緣則成淨心，隨染緣則成染心，就空則為空縛，着有則為有羈，如鳥飛於空，有住即墮，舟行於海，有住即不能登彼岸。行人亦爾，古龐女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食飯倦時眠。」示修無住行之義。六祖大師聞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即深體念念無住之旨，若行而有住，則身受拘局，念有住則心生罣碍，身為法縛，心為形役，顛倒妄生，奚能到達如來真三摩地？是故必須念念無住，行行無住，方可得心自在，得得法自在，正如悟道頌云，「有無去來心永息，內外中間都總無。」自是歸元真性矣，夫如是依無住體，起無住行，證無住果，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無非以無住為本也。



宗教是否會滅亡論

黃詩琪

「宇宙之大，蒼蠅之小」，也很難避開一個定論，那就是——「新生與滅亡。」由於這種法則，支配着宇宙萬事萬物，所以世界上一切事物也受此法則而左右。那末，宗教是否會滅亡呢？這個問題，如站在一個未解宗教何義的人身上，他一定毫不考慮的說道：「當然會！」因為他們認為宗教之形成只是單靠信奉，如果，沒有人去信仰宗教，滅亡是自然的事。

難道宗教就是這麼簡單嗎？要知道一個宗教之形成，要有它們根本的教義，思想及歷史，並不是單靠某一方面。假若如此，宗教怎麼能夠流傳到現在？首先，我們要明瞭，學習宗教的意義是甚麼？我們並不是學習——宗教，這個名稱，我們要學習的是真理——哲理。

真理乃是一種無形而有力的恆量，我們是不能捉摸，但它却長存於我們生活環境裏。人生痛苦時，煩惱煎迫時，生死沉淪時才察覺到它的一點。我們信教，入教甚至學教，也必須先要理解到我們需要學的是甚麼，我們不能作永遠是被動的，也不能永遠拘受於那些繁文縟節的儀式上。我們應該重視它的中心思想，從實踐中……求其澈底蘊義，檢點自己行爲，修養自己品格，爲社會人羣而服務。

世界上有無數的宗教，它們的宗旨都是抱着：「捨惡而揚善。」但它們各有不同之真理，所以在我們未深入了解到某一種宗教之教義時，我們就不能妄下評論，斷定其宗旨的好壞。只能視我們對它的真理能否理解？我認爲宗教與宗教之間，不應存有互相歧視、攻擊之敵意，而破壞了崇高的宗教道德。同時，教徒之間也不應存有偏見之心理，但，事實上我們是否可以做到呢！我們不能單唱高調，應該用行動去證明。

現在，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宗教對我們有甚麼影響，有許多直覺認爲「信仰宗教是一種依賴，只不過是一個逃避現實

的方法，就如：佛教徒之出家，把自己的一生放在灰暗而無生氣之佛門裏——最愚。更者，也負不起生存社會之責」。我覺得說這類話的人，未免過份偏激及可憐。他們還未了解到宗教崇高的真理，只是用俗世眼光觀看。他們又認爲，「當信徒受痛苦或受挫折，只曉得求神幫助，而不會去發奮圖強，難道這就是宗教的能力」。要明白宗教是我們心靈上的一盞明燈，時時指導我們應走的方向，它經常在我們日常生活裏，警惕我們的行爲，不使我們因爲社會物質引誘而把我們薄弱之慈心、仁心、愛心都埋沒，去幹那些損人害己的罪惡。但是善惡行爲的實力還是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不去信仰，不去追尋善法，那就是萬能的上帝，也幫不了你！例如：佛教，教我們做每件事要付出自己的力量，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人道，不觸犯法律及傷害別人之生命，那就行了。而且，更要我們分辨善與惡，曉得善用佛法，發揚光大，令每個人都能嘗到佛陀甘露——真理。而得到生死的解脫。如果；我們想真正獲得佛法的利益。惟有靠你個人的深入去求解及善用。這樣看來我們只是用自己之實力而追求真理，由實踐此真理，而進入人生正途，並不見得我們是無知盲目的依賴和附從。

至於談到宗教是否會滅亡的問題，除非不信宗教的唯物論者，才有可能性（但東歐有許多共產國家人民依然有信仰宗教者），自由世界存在一日，宗教是不會滅亡的。尤其是宗教上之真理，就沒有可能滅亡，因爲它是一種定理，是永遠的保留在人生及宇宙中。朋友！如果你因不喜歡宗教儀式（因爲那些儀式，不合乎現代人的生活形態），對宗教却步不前，那是錯誤想法。但是，朋友！我們信仰宗教，主要吸收它的真理，用你們的力量去實踐它，得到美滿的人生。宗教上的儀式應隨時代而改善，使它適應現代人的生活，使它平易近人，減少世人的誤解。信仰的人就會多起來，社會由此而安定，人民由此而安樂。

我皈依了三寶

徐美娥

有海無邊際

世間多憂苦

流轉起還設

何處是依怙？

在這崎嶇、漫長的人生旅道中，回顧二十年來的遊戲人間，雖不過扮演着人生舞台上一個不會為世人注目的小角色，但自垂髫始，我却興奮地伴着生命的旋律，渡過歡樂的童年——那是「安琪兒」的鈴響——有着慈、嚴、勤、勉地恤育，友朋兒戲底真摯，以及美善構成那幅可愛的世界，是那麽底點點滴滴……

就在這茁長、茁長中，環境的變異與世事的遷謝，白雲蒼駒，那幻夢綺麗的日子亦挾同飛鳥的纖影消逝得無踪無跡，莫所生息，呈現於前的現實與殘酷恰似江河浪潮，不斷重演着。在這逆境摧殘下，它肇始了我的敏感與不滿的情緒。緊湊地——我覺察到於那不久的未來，將會是一場「無明」、繁亂、堅苦底挑戰，昔日所謂「天之驕子」，居老大的領袖慾、佔有、霸道、倔強、樂觀……頓時銳氣消滅，宛如古城的廢墟，層次地掩埋在我心靈底領域，哦！我心歎噓！我心哭泣……

六月的鳳凰盛滿着離愁，雖恨天下宴席輒輒而散，然落榜的擊擊，掠破了沁甯底心湖，我開始感到失調，我的心在顫動——我更受著煩惱底侵蝕墜入憂苦萬端的深淵。它，使一個不知人世苦楚的小孩子，剎那間而髮黃鬢白，歷盡滄桑。唉！人生猶如一場惡夢，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循環而不息。那是一個苦惱無邊，佈滿陷阱的世界，然身為業所困的凡夫俗子誰能僥倖地逃出「業網」的浩劫呢？人，已是三

善道之屬了，即使於一時中，仍擺脫不了無明的牽制，但「生死流轉中，人身最難得」，人間不但超勝三惡道，且為天人仰慕的樂土哩！既已為人，尋求真理，以得解脫，方為人上之人。不致「寶山歷盡空回首」之歎！

那是個偶然，亦可說是一個機緣。由於友人的引進，首次踏入了一座富麗的禪院——竹溪寺，這是我生命的轉捩點，使我步上了新人生的關鍵。在那聖潔、清靜幽美之地，不期然地令人頓息心猿意馬，擺脫一切俗世的遐思。在此和合、清淨、安樂、慈悲為懷底僧團裏，我領受到無比溫情的照顧，感今世態炎涼，多是錦上添花，雪中送炭少有，不禁噴聲垂嘆。

跟從會師大德的芳踪，我開始邁向解脫之門，受着佛法的庇蔭和啟迪，心靈從此開朗不再迷惘、失怙了。這是一筆大宗財產的承繼，它足以豐富我的生命，獲得人生的意義。同時，由於親切近人的會順師父之施法，其身教，言教，無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坎，我對佛教開始感到濃厚興趣，更引起了對佛法深入體認與實踐的決心。

這個混沌的娑婆世界，是憂悲苦惱的純大苦聚，看！人類、歷史的浩劫，罄竹難書而是不斷重演着。猶如今之世局，由於國際道義的泯滅，正理之不彰，造成生靈塗炭，人心惶惶，無疑地這社會時代的危機，但，身為受難者，沒有悲觀的權利——這正是黎明之前的大黑暗，人類理智覺醒之秋。「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佛法有着一股匡世濟民的莫大潛力，在此真理之光的照射之下，終使我洞悉佛教的偉大與超然。

不可否認的，當今的青年是迷失的一代，顛倒黑白，東西莫辨。由於世風日下，道德被棄，

作奸犯科之事件層出不窮，一股狂瀾，泛濫全球，風氣所被，環境所誘，大多縱情傲物，沈醉於糜奢，罔顧真理的究尋。殊不知佛法無邊，有導人向善的宏力，淨化內心的污穢，建設社會的妙用。直至今天，或許是佛陀慈愛的加護，蹉跎歲月，醉生夢死的我，始能踏上佛門，致志於佛法之進修於迷途中，找到指標，不禁湧起無比慶喜之情；但「同胞物與」，我更企盼恆河有情同受佛法的薰陶，共秉消弭世亂祛除無明之聖職。

人生，汲汲營營，成了私慾籬籬下的死囚，造惡作亂下的傀儡。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三苦交替，八苦煎熬，誰能倖免？但從另一角度看，「知苦爲入道之門」，由於它底產生，方使衆生踏上尋求解脫的法橋，但不幸的，世俗人對佛教，尤其是「出家」，竟有謬誤的看法，誤認寺院爲避難所，更甚而以出家人皆看破紅塵，逃避現實，落伍無用之輩；還有不少外道譏其爲崇拜偶像、迷信、惑衆的行爲，此不禁令德高衆望的衆僧們爲其淺陋而惋惜，衆生何其薄福而無知耶！

佛法是值得信仰的，僧格是不可辱的，此乃我於今夏親近佛教的體會與認識。他們是一個有紀律的組合團體，無論衣、食、住、行皆有一定規範，勤謹耐勞，決不懈怠，尤以研究學問，學通五明，世出世法，無所不鑽研精究，其學識的淵博有如高山之聳立雲霄，深海之不斗量，其涵養身範虛懷若谷，以及衛法護教，獻身教界的精神，委實令人仰止，這是人性善根的昇華，何若凡愚外道所非難的呢？

佛，法身與慧命的統一，有如皎潔的月光，懸掛於蔚藍的虛空；法，是中正而不偏邪，微妙而深奧底真理；僧是住持佛法者，人類的導師，處這象昏皆醉的世界裏，他們顯得分外清醒，它

是暗室明燈，苦海中慈航。歸敬三寶——佛、法、僧是進入佛門的初基，三寶的功德，難以讚揚。歸依了祂，使衆生化凶爲吉，化難成祥，背惡向善，轉黑暗爲光明，離苦痛得安樂……

總之佛法是可貴的，可以普渡衆生，值得流傳萬古的，我們年青的一代，應具備高深的學識，良好的德性搭起宣揚佛法的橋樑；承先啓後，以使佛光普照歷久而常新。以上林林總總的因緣

，在在醞釀了我的佛理的求知慾，渴望着甘露的滋潤與庇蔭，更祈能効犬馬之力於萬一，就這樣地，經由會順師的介紹，我拜了追求真理，爲法無間的——超定法師爲師。雖然關山阻隔，迢迢千里，與師素未謀面，然師恩照拂，師德高深，慈輝仰企，於台依念彌深。

這是真理的景仰，理智的扶擇——我終於皈依三寶，步上了新生之路。

(我) (的) (志) (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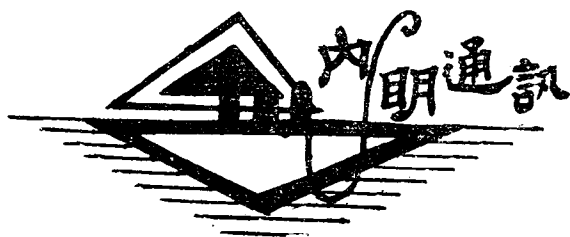
人生在世，祇是吃、喝、玩、樂的話，與禽獸是沒有分別的。但是人有思想，而生活也有目的，人的旨趣各有不同，而衣、食、住、行却是必需解決的，人的生存是靠互相合作，所以人不能脫離社會，就像魚不能離開水，我們在社會中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世界上是沒有不勞而獲的，如果社會是一部機器的話，人就是它的各種各式的零件。

每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至於能否實現，則與各人的毅力和所處的環境有關。古語所說的「時勢造英雄」，雖然有點幸運的成份，如非有過人的才智，也逃不了曇花一現的命運。要是英雄造時勢的話，祇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實現的，有如非龍虎不能與雲生風一樣。

至於我的志願，祇是希望成爲一個散文的作者，雖然這是初中時期所孕育的幻想，我却希望能夠變成事實。可是自從轉校讀高中，功課繁多，加上以前偏重文科，故此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想深入研讀國文已是不可能的事。高中畢業後，一直忙於生活，連已學的國學常識也忘掉了，那是多麼令人惋惜。

八年來，我念念不忘我的願望。終於在二年前找到重修國文的機會，由於一曝十寒的緣故，粉碎了做散文作家的理想，不過我重修國文的目的，是爲了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要是連中文也不能成爲表達心聲的工具，我還配稱中國人嗎？雖然八年來的艱苦生活，毀滅了我成爲作家的美夢，但是我仍然努力去寫作，要做一個具有中文修養的人，也希望自己在社會中，能起一枚螺絲釘的作用，那就會使我放下心頭的大石，不再有別的奢望了。

■ 韓堯森



一·演培法師致編者函

某某法師：

十一月十四日來信，於十八日收到。時我正臥病在床，頭痛欲裂，經休息數日，始畧為好轉。現為學友寫信，仍感頭部暈眩。一歲年齡一歲人，想稱好漢，亦不可能，奈何！內明已出版八期，但第七期未收到，可否請再寄一冊來？我曾說過，海刊在樂老編輯前，由於選稿較嚴，所以時感稿荒，致令諸編輯法師不得不丟下。此非諸法師才能不足，實因稿原之不濟。樂老接編後，雖畧為好轉，但近日來信，亦為稿發愁，可見此為佛教雜誌共同困難，非僅內明如此。學友知此，當可稍安！誰做編輯不想編好刊物？誰任編者不想得短小精彩佳作？但佛門中寫文者，數來數去就是幾位，能寫而又發心者更少，是以佛教刊物，總是患有先天虛弱症！要想刊物稿源不成問題，誠如來信所云，需向教外能寫佛學文章之教授，學者文人去求，而此又非稿費不可，第佛教刊物，贈送者多，訂閱者少，經費又是嚴重問題，是以用稿費徵文，復為經濟所限。此誠兩難！最近時病，無法執筆，如能寫稿，再為寄奉。學友去港求法，忽忽即將四載，明秋畢業，告一段落，不勝慶賀！值此世局動盪不安之秋，一切待諸因緣，預作計劃，未必能如所願，質之學友以為然否？中國佛教青年，有志向上者，全賴自己奮鬥，亦唯自己奮鬥，始克走上佛法正途，如學友去港求法，而又為佛教文化服務，是最好一例。願學友永遠在佛法中前進，以期讀佛慧命！餘不多奉，謹復。順祝

學安！

演培作禮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幻生法師致編者函

某某法師：

十一月五日大函及第八期內明，均經收到，至感！

我自屏東歸來不久，即染患感冒，而導致呼吸器管發炎咳嗽，不能講話，一開口即咳嗽不止，每日求醫，至今才稍為好轉，百事俱廢，「從審稿說到改稿」一文，亦無從著筆。待咳嗽痊愈，當即寫成寄上。

山居讀書，鮮與友朋交往，故亦不需購何物。盛意心領。我在東山寺教書，純粹以教書而教書，其他一切，概不過問，至今同學名字均不知，人雖面熟，而却不知其名者。囑鼓勵同學寫作一事，恐難做到，生平向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原則，此事您可函修嚴法師相託。

端此 敬祝

編祺

幻生合十 六一、十一、十八上午

三·胡信田居士致洗塵法師函

洗公吾師尊前：

昨（十一、十三）夜書就師信，早上便接到「內明」七期五冊及八期一冊，同日中午又接到手諭，師在台二週，水土驟改，加上應酬，公私交集辛勞可知，回港能得幾天酣睡，生活恢復習慣，情緒定能穩定，師破天荒得到中華民國教育部「能仁書院」備案，師之人望能力事實可知，今後「佛教書院」是否要改？生未盡侍候之職，使師身心疲憊以歸，聞之至感不安，異日投効有期，當效犬馬，以報知遇而補前款。

「兩顆石頭圖章」，由於前途改變，免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上午讀到幻生法師大文，生已決定致書下次刊登：「程伊川的生元學」、「心雨記」——「我是拾荒人」二稿，請任選一稿，一次刊登可也，意見具體作者、編者、讀者各蒙其利，既中午接手書，甚感道在人心，不別古今。

我的建議，目錄排封面，與「海潮音」同，定見仍未改變，會機、正因二法師之字，稍後題贈，好讓他們昭點見笑。

中國家庭協進會黃幼蘭會長說：「胡先生，大法師來台，為何不通個電話，同鄉嗎？來家吃個便飯？」黃女士三十年來，一身從公，讀到我的詩歌泣不成聲，去年「中國偉人」月刊主編讀了，也是哭得眼紅。生從感受中寫文章，想不到有如此作用，師所交下的寫作原則，「佛教學術，只有讚美發揚，不亂批評指責。」師命終生奉行。

中央圖書館辜瑞蘭小姐那篇論文，想師已帶去，可否交會、正二公研究刊登，以結善緣？糖尿病只要身心平衡、生活正常、按時吃藥一定收效，藥丸效力如何？要買來信，糖性之植物要吃，只要不吃純糖可也，遙祝吾

師身康強
佛恩常佑

民六一、十一、十四夜
門生
信田拜上

四·胡信田居士致洗塵法師函

洗公吾師尊前：

月之九日別師，無時不在念中，未知近來福體如何？十三、十四日曾去兩信，備述別後經過。十八、二十一日掛號航空寄去「蠡海新境界」

暨吾公玉照十幀，請師選用，餘三十餘幀存生處，待佛門景况瞭解，再行補述經過——回憶錄——可也，以免見笑方家。

師言：「佛教文章要讚美，發揚，不要指責，指評；作人要謙和」等，言在命在，師雖去，不敢慢，月之九日日記云：

「洗公上人有上智與超識。否則，何以能在飢餓、病苦、被迫之中立起身來，造福人羣？又識信田於激流、深淵、荒山死谷之間哉！」

「蠡海新境界」兩萬四千字，上下篇兩次可刊完。

會、正二師但知耕耘，其涵育人心之功德與天地同其始終，師與敏老，合衷共濟，上合其心，下同其力，何患「能仁」書院之不能與日月之光照人間哉？

「內明」八期曉雲法師澳洲之行與師一信，有見解與原則，無可行與方法，可慎思而行，美成在久，生已將百元台幣親致辜瑞蘭講師第三幼兒作糖菓費，辜講師囑生致意。云「已為師去信」，生同時亦面告張廷榮副教授並贈「內明」參攷，並特囑張副教授如無時間為文，可將洗公帶去之「易」書刊登，但必須函告書中之「錯」字為何？以免以錯再錯。

生自知謹慎，言行以師命為是，目前正在研讀「妙法蓮華經合宗會義」為藕益大師述，此書五年前由淨空法師代約，加上最近由善導寺所買，計已七種之多，正由小河流向大海，望師隨時指示迷津，裨使功不唐捐。「蠡」稿全憑，推理配合華嚴寫成，師批閱之餘，望與

會、正二師在心力方面多予愛護，使生心血不致白流！此文除燈、腦、華嚴三物外，別無可藉，故對此文，自感彌加珍貴，牡丹雖好，還要

綠葉兒扶持，何況生是一棵小樹，尚祈您與敏老暨先進大德的指教、栽培。

以此遙祝

諸公上人德健康快樂

門生信田拜上

民六一、十一、二十二夜

知己難

黃幼蘭口述

胡信田筆錄

知己難！知己難！

知己相遇不論年；

智者恨晚愚不晚，

純貞知己無盡天。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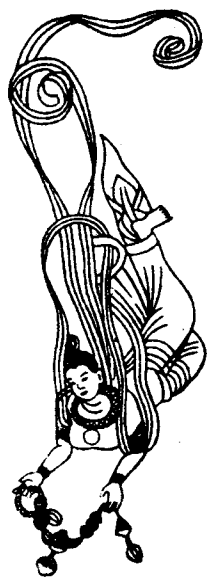
斤斤計較莫論友，
處處謙讓樂無邊。

知己可貴、重無為；

知己永契、效佛仙。

註：筆者因寫作得「中國家庭協進會」理事長黃幼蘭女士賞識，時從過訪或請教，此次洗公來台，本想告知黃理事長，以信仰不同作罷。

洗公返港次日（十一、十），探訪黃理事長時提出心底話，她說：「胡先生，你怎麼不打電話來，請大法師來家，吃個便飯？我信耶穌，也非常崇拜出家人——佛家的慈悲。」我無以為對，黃理事長隨口吟出數語，錄之於紙，讀之感慨不已！



教界簡訊



香港僧伽聯合會祝壽團返港

國府對佛教文化教育甚重視

(本刊訊)香港僧伽聯合會長洗塵法師所率領的回國祝壽團，已於上月九日返抵香港。這次祝壽團回國時，受到祖國各界人士的熱烈招待和歡迎，同胞熱愛，令人感動。中華民國復興基地——台灣，在蔣總統英明領導之下，「處變不惊，莊敬自強」，一致團結，為復國建國之大業而努力。

國府對於佛教的教育和文化，亦特別重視，如教育部核准「香港能仁學院」立案，及國立歷史博物館開「佛教藝術研討會」，藉資提高寺廟建築雕塑繪畫水準，發揚佛教在中國藝術史上之光榮。愛國僧人暨教界善信，應當同心協力，為教爭光，為國爭勝利。

香港能仁學院

教育部核准立案

(本刊訊)教育部正式核定香港私立能仁學院准予立案，並核准設立，自六十一學年度起招生。

香港私立能仁學院經教育部核准設立六系：中國文史學系、英國語文學系、工商管理學系、社會教育學系、藝術學系、哲學系。(轉載中央日報六一、十一、八日)

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

積極提高寺廟建築雕塑繪畫水準

恢弘氣象建議書

(本刊台北訊)溯自佛教振興中土以來，寺廟建築、雕塑、繪畫等藝術創作，歷代都有技精藝高的能手和輝煌的成就。因此名山古剎的建樹，無不巍峩莊嚴，氣象宏偉，而雲岡龍門、天龍山、敦煌岩窟等等雕塑及繪畫，更是精美絕倫，光耀千古。凡此對於佛教以及國家民族文化的弘揚，都有極大的貢獻，及今舉世嚮慕，國人引為殊榮。

近年復興寶島台灣，民生樂利。社會繁榮，宗教信仰自由，寺廟的興建及佛神雕塑繪畫的製作，風起雲湧，盛極一時。但是，由於所處的環境和備具的條件不盡相同，諸多設施，往往雅俗精粗，互有出入，又復佛道俗紀并用，給人一種龐雜混亂的感覺，如此對於國內外人士參拜觀光以及文化復興運動的推行，都是很大的傷害。尤其現代建築材料堅固耐久，此等遺跡，歷時逾久而貽羞愈深，我們這一代，其將何所交代於後世？

同仁等或為滯素僧家，或為在俗信徒，或專業建築設計，或獻身雕塑繪畫，一致認為此事關係重大，匹夫有責，應當并肩攜手，急起革新。今後凡所興建，務宜團結互助，共同創作，斟酌古，積益求精，全面提高水準，恢弘氣象，發揮民族文化精神，創獲文化復興的成果。

現因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與國際佛教藝術研究事宜，有鑒及此，特於中華民國六一年十一月六日，邀集有關同仁舉行研討會。熱烈研討，所見皆同，當經一致通過本建議書，并繼續徵求大德君子簽名合作，務盼廣面推動，促其實現。并希社會各界，羣策羣力，一致支持，感甚幸甚。

佛教藝術研討會

- 如何提高寺廟建築雕塑繪畫的創作水準——
- 一、佛與神仙是否合祀抑分祀問題
 - 二、寺廟建築形式問題
 - 三、雕刻雕塑題材及風格問題
 - 四、繪畫題材及風格問題

佛聯會成立婦女委員會

開辦誦經及救傷班

(本刊訊)香港佛教聯合會為加強女眾會員聯繫，促進同人間友誼，本屆董事會特決定設立婦女委員會，經推出委員會人選如下：主任委員曾果成、副主任委員江妙吉祥、沈馬瑞英、袁澧蘭、委員謝寬行、區碧茵、梁廣正、麥秀英、區勵平、崔常祥、陳寬屏、崔常敏、黃錦屏、陳君愉、朱巧玉、錢雪芬、周佩賢、劉美娟、黃佩荃、何佩珠、麥麗清，該委會并敦請佛教德尼慈祥、愍生、繼航、誠明、覺岸、傳敏、寬榮、瑞通、印西、寬如、慧明等法師，及熱心女居士黃允畋夫人、何耀光夫人、陳維信夫人、黎時媛夫人、王澤長夫人、周有夫人、黃炎槐夫人、葉福靈夫人、楊日霖夫人、黃水夫人、劉光漢夫人、蔡醒華居士、伍佩榮居士、李珍妮居士等為顧問以籍推進會務。佛聯婦女委員會成立伊始，即為造就各項人材，決定開辦多項訓練班，現先辦理佛經誦班及救傷訓練班。計開：(一)佛經誦班

，學員名額暫收（香港區）二十名，（九龍區）二十名，凡年在十六歲以上在家男女二象均可參加，每星期六下午三時至四時半上課。香港區在灣仔洛克道三三八號佛教聯合會，九龍區在旺角亞皆老街先施大廈八樓七〇五室棲霞分院，以三個月為一學期。

（二）救傷訓練班：凡年在十八歲以上而具有小學畢業程度之會員，不分性別，均可參加，學額暫定三十名，每星期日晚上七時至九時在香港灣仔洛克道三三八號三樓，香港佛教聯合會上課，每學期學費十元，另課本費及證書費共七元，有意參加者，可即日起至本月廿五日前到該會報名。

湛山寺舉行法會

慶祝藥師佛聖誕

（本刊訊）明日陰曆九月卅日，為佛教藥師佛聖誕，新界大澳湛山寺同仁，每年均啟建法會一週，以資慶賀。本年亦照常慶祝藥師佛聖誕，由農曆九月廿四起，在寺禮拜藥師寶懺及誦經七永日，至農曆卅日圓滿。連日到該寺禮佛之善信甚衆。

南天竺茂蕊法師

慶祝八秩開一華誕

（本刊訊）荃灣芙蓉山南天竺釋泉慧、聖炬、聖慶法師暨全體同人等，以本星期日農曆十月（初七）日，欣逢師尊茂蕊老法師八秩開一華誕，衆弟子為景念老人慈恩雷露之恩，多年與教辛勞，故特聯同於是日上午十時，舉行延生普佛一堂，敬備山蔬恭候各方師友護法檀越。是日佛教人士及善信，前往參加祝壽者甚衆云。

賢首五教儀科註

菩提樹雜誌徵預約

（本刊台中訊）菩提樹雜誌社受美國佛教會委托，為保存我國固有文化，影印「賢首五教儀科註」。該書原版係常州天寧寺於民國十五年出版，集註者為清代續法法師，全書四十六卷，線裝二十五冊，為海內孤本，「已」字續藏經中亦無。原書為賢首清涼圭峯等著述而成賢首宗一家言，以祖述賢首而判釋迦如來一代之所說法者，故曰賢首五教儀，嗣因旨義深奧，又為之科註，為賢首宗一家之要書。凡研究華嚴者不可不備之典籍。

影印本仍用毛邊紙線裝，菩提樹雜誌社附印二百部流通，每部僅收印裝紙費成本新台幣二百五十元，國內郵費免計，海外連郵預約價如下：泰非澳紐韓日等郵盟國家每部連郵美金七元五角。歐美星馬越南等非郵盟國家每部連郵美金八元二角（或港幣四十七元）香港地區每部連郵港幣四十二元。

預約至本年十一月底止，海外展延至十二月底止，約在十二月底出書，國內預約款請交郵政劃撥帳戶二〇二三四號菩提樹雜誌社收，海外請買滙票掛號逕寄「台中市國光路三六五巷卅七號菩提樹雜誌社收」。

佛化賀年片

皆大歡喜圖

（本刊台中訊）菩提樹雜誌社經售江錦祥居士繪製「布袋和尚皆大歡喜圖」賀年片一套五張，每張均有李炳南雪廬居士題字，用高級銅版紙精印21x16公分對摺，附有信封，每套定價台幣十二元。購買者可逕函菩提樹雜誌社洽購。

香港僧伽會歡宴

台高僧慧峯法師

會長洗塵法師致歡迎詞

（本刊訊）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全體董同人，以台灣天台宗湛然寺住持慧峯法師，德學淵博，修持有素，講經說法，數十餘年，昨偕高足聖禾法師，昨乘中華航機訪港，特假禮頓道四四號普慧蓮社，設齋公饗。到有僧伽會長洗塵法師，董事敏智老法師，及寶燈，旭朗，智梵，圓智，智開，暢懷，宗實，靈真，金山，如修。了一，聖懷，誠明，顯淨，照初等法師。會長洗塵法師致歡迎詞，備致讚仰；並由慧峯法師致詞，讚嘆香港佛教全面發展，對社會福利教育事業，有大貢獻；更讚香港佛教書院，前途光明無量；又強調：此來萬分愉快，並蒙設齋歡迎，深表謝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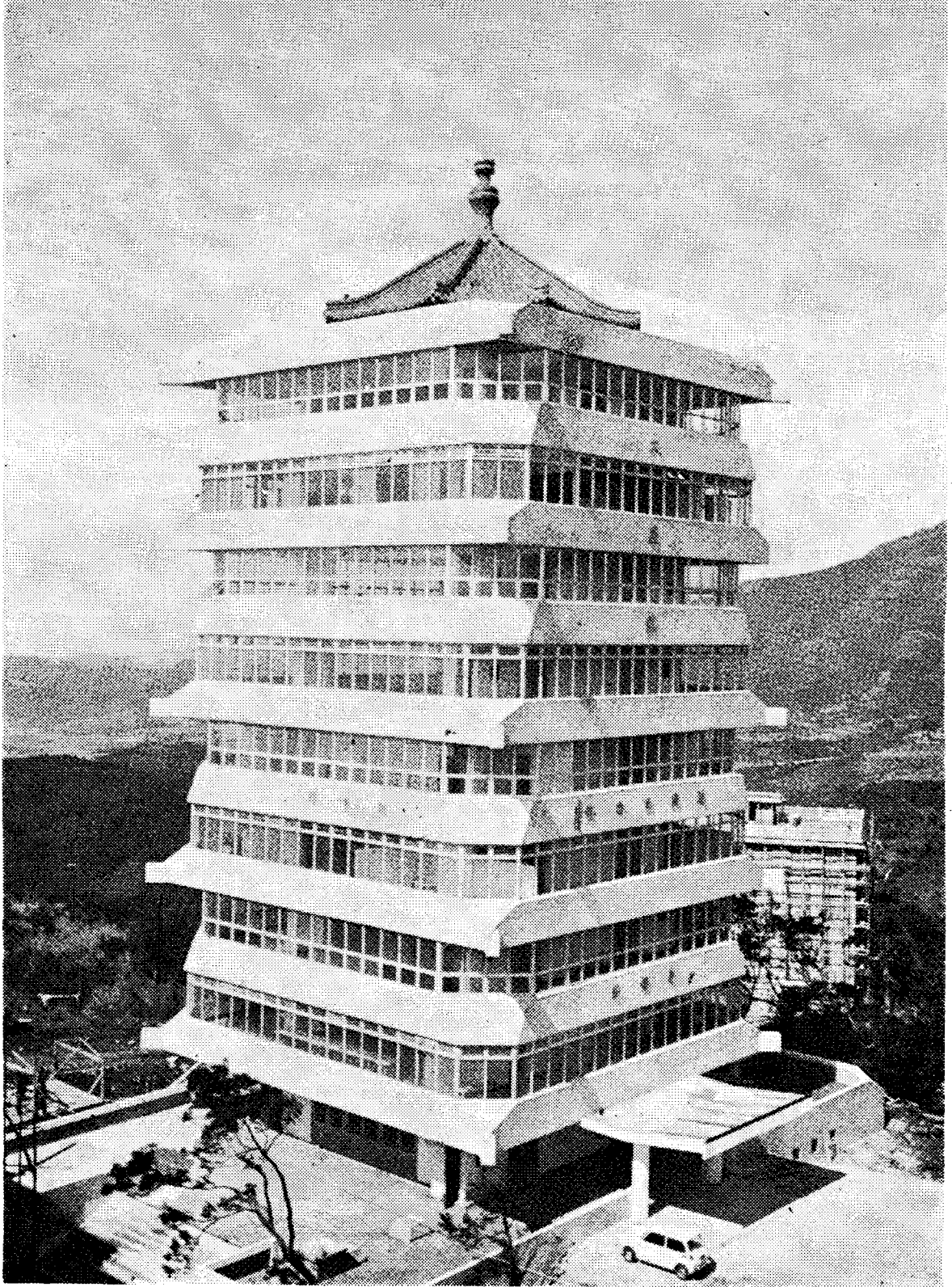
佛教聯合佛教醫院

歡宴名譽參症醫生

各部門同寅聯歡素筵叙會

（本刊訊）香港佛教聯合會暨佛教醫院管理委員會，本月廿一日晚在佛教醫院大禮堂舉行佛教聯合會所屬各委員會部門同人聯歡，歡宴佛教醫院名譽監督參症醫生，到有佛聯合會長兼佛教醫院名譽監督覺光法師，副會長兼佛教醫院監督黃允畋居士伉儷，佛教醫院管理委員會主席黎時煖居士伉儷，副主席陳維信居士伉儷，佛聯合會常務董事大光法師，洗塵法師，茂蕊法師，了知法師，慈祥法師及各位董事，委員，佛教學校各校長，佛教醫院院長，護士長，嘉賓李紹鴻醫生伉儷，區煒森伉儷，李子農夫人，各位醫生伉儷等百餘人。

本刊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台北陽明山文化學院華僑塔

(第九樓為曉雲法師所住持之佛教文化研究所)